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十四編

哀情小說
(卷下)

寒牡丹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6592 5

兒 童 游 戲

洋裝 一册

定價 二角

小學體操科應重游戲以其合乎兒童心理也。願近今流行之游戲教科書多出于翻譯未必悉合乎我國人之性質本館特請體育專家搜輯我國兒童舊有之游戲法不維背於教育原理者編成是書翻校舊作新趣味豐富庶合乎我國小學之用非尋常翻譯者可比。海內教育家當亦有目共賞也。

唱 歌 游 戲

洋裝 一册

二角 五分

王 季 梁 胡 君 復 編

學校所課游戲有以唱歌為主者有以游戲為主者是書選擇教材參酌於二者之間最為適用歌詞淺顯純乎天籟極合兒童心理。

體 操 游 戲

洋裝 一册

定價 四角

沈 鏡 清 奚 萃 光 編 蔣 維 喬 校

小學體操應重游戲誠以游戲最合兒童之心理也願近今通行小學游戲教科書均譯自東西籍其材料多不適於吾國之俗殊非國民教育之本意本館特聘體育專家研究吾國風俗習慣採取歷史事實及立身愛國尚武合羣諸大義衍成游戲法再三斟酌編為是書於國民教育之道其庶幾焉誠為小學校最適用之善本。

舞 蹈 游 戲

洋裝 一册

定價 四角

王 季 梁 編

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詳各種舞蹈之名稱下卷詳舞蹈之種類卷首附錄術語及詳解尤能使讀者一覽了然教員學生用之皆極便利。

寒牡丹卷下目次

第十三回 乞命

第十四回 拯孤

第十五回 得書

第十六回 述案

第十七回 索御

第十八回 誘供

第十九回 村闕

第二十回 案發

第二十一回 赴配

第二十二回 遇恩

第二十三回 返環

寒牡丹卷下目次

0107
661
2:1(4)下

續牡丹 卷下 目次

第二十四回 圓鏡

寒牡丹卷下

第十三回 乞命

麗查嘴裏說著。心裏實在懷疑。想馬羅叔莫不是被愛蓮陰謀毒害。如果蓮般犯了罪。還不打緊。可知他是柯列基胞妹。連柯伯爵家聲名。也要掃地。被人呪罵。倘或實是冤屈。心不能明。也須替他設法洗雪。那纔是同胞手足之情。斷不能好歹由他。就此含糊曖昧了事。恁地一想。後來心裏直是放不下來。意要將此案實情。訪查的確。纔肯罷手。看官不知。自從麗查來到這村。村裏人大家看待他。猶如蛇蝎一般。沒一箇不是又怕又恨。所以至今。單只一箇穆羅若妻子。前來訪問於他。那婦人雖則來到。又誰知是好意。是歹意。更難保不暗地做愛蓮的奸細。私探麗查情形。除了穆家的以外。別的再沒半箇人過來拜謁請見。如此約莫過了三箇禮拜。有一天。忽然想不到門前來了一輛駕著四匹高頭白馬。十分華麗的馬車。內中坐著一位貴夫人。說要請見莊子上新夫人的面。原來這位貴夫人。家在本村。擁著很大的家財產業。

又受過高等教育。乃是有聲有望。甚得村民敬重之人。他聽得本村人同聲附和。一齊厭惡麗查。也不去理會。自己心裏。却有與衆不同的見識。單單信服麗查。並不道他是箇歹人。因此上特地枉駕前來。要和這位新來佳客。親近親近。麗查呢。先前也曾聽福華斯說過這位夫人。如今一聽他來拜望。就連忙請見。一面差人取出茶菓點心。殷勤款待。當下兩人晤了面。交談數語。那夫人更知道麗查不是尋常的女人。心中暗喜。道從今以後。無意中得了一箇閨門好友。談了一會。甚爲投機。直至盡興。這纔告辭。握手而別。說也奇怪。那夫人自從見過麗查。逢人便道。到處稱揚。總說麗查怎樣清高賢慧。從頭到腳。簡直沒一些兒壞處。原來那位夫人。姓名叫做貝繡娜。凡是貝繡娜夫人說的話。沒有人不信的。如今被他這一提倡。猶如驚醒了沈迷春夢一般。一箇來。兩箇來。三四箇聯袂來。不上幾時。好似蒼蠅附羶。把箇柯伯爵屋子。門前鐵門。限幾乎踹斷。這一下子。倒惹得麗查去也不好。留也不好。荏苒光陰。倏忽過了三箇月。通科馬利奴村人。凡有些身分知識的。沒一箇不利貝繡娜夫人一樣。

都是二十四分敬重於他。當不得麗查又是本心仁愛的人。從此以後益發對那些屬地居民恫瘝在抱。矜孤恤寡。救急扶危。遇見病人。施送湯藥。對著貧民。捨給衣食。一心爲善。大發慈悲。滿村到處莫不受柯家德惠。連村外不在屬地以內的也露著雨露餘恩。這位新夫人的大名真可算得口碑載道哩。這其間獨有一箇出於意外。與衆不同的人。你道是誰。就是柯列基胞妹愛蓮。他心裏想著麗查無端害我哥哥。充軍異域。又平白地霸奪家財。說不得是鵲巢鳩占。正在氣憤勃勃。猶如刀劍割了肝腸。好不難受。後來漸漸見麗查行仁行義。收服人心。更覺妬忌得不堪言狀。但則心裏雖則如此。面子上却知道不能抵敵於他。又因麗查待他也是一視同仁。極盡手足姑嫂之禮。到底天良難滅。禁不住翻過妬忌。起了感激之心。特地寫下一封書信。寄往西伯利亞兄長那邊。稱揚他的盛德。不料柯列基接到之後。不但對著麗查不見歡容。反更萬分憤恨。你道爲何。原來他想我柯列基家都因麗查一人弄得天翻地覆。幾乎身亡家破。如今却假意行些小善。意欲買弄鄉人入他的彀。前禮拜福

華斯寄來銀兩。信裏也道麗查怎樣勤儉。怎樣慈悲。又怎樣賢慧貞淑。什麼爲祖宗。爲主人。爲他爲我。碎煩了一大片。福華斯不知得著他什麼好處。直恁從頭至尾。再三稱頌於他。真是叫人不解。如今愛蓮。又無端寄來這封書信。比那古人頌德表。還說得加倍好聽。一股氣湧上來。刷的把那書信。撕得粉碎。咬牙切齒。拋入火爐之中。一把燒了。又想愛蓮雖和我不和。終是我的胞妹。福華斯雖是外人。也累代受我家厚恩。誰想他們。霎時變了心腸。親信著我七世冤讐的惡婦。把那不入耳的讚辭。送到我耳邊。呈到我眼下。原來骨肉家人。也是這般難靠。別的人更何消說得呢。柯列基左思右想。又恨又悲。到得末了。只落得數聲長歎。一言不發。還有那李召夫薩開那二人呢。也是奉了欽命。不得已。將所有家財。都送到麗查手中。本意一生已是絕了望。再沒什麼妄想。不料新近由柯伯爵夫人。寄來按年賺下的利銀。使他們作爲旅費之用。原來麗查命福華斯寄銀與柯列基之時。早已將李薩二人家財。核算清楚。每年該有多少餘利。分派留存下來。就寄與他二人使用。他二人收到之後。只得

商量。勉強寫下一封謝信。寄將回去。但則回心一想。俺們終究爲了他得罪充軍。到這荒寒淒涼之地。這些小恩小惠。到底敵不上偌大的苦難艱辛。因此上不但不感激於他。有時觸起前因。反倒重生舊恨。這且按下。單說聖彼得堡京城。那些霍家的族黨姻親。知道麗查那樣好善行仁。或是耳聞。或是眼見。沒一箇不稱頌他的德惠。從前是仇敵路人。如今已變成故交親友。都道柯伯爵家天賜幸福得著。這一位賢德夫人也有敬的。也有愛的。也有羨慕的。也有嫉妬的。說不盡奇形怪狀。不一日。福華斯正和麗查講話。忽然接到西伯利亞主人覆書。拆開一看。見內中篇幅很長。或是說亡母。或是說親友。或是說愛馬。或是說獵犬。樣樣很爲詳細。單單不提主婦一字。福華斯見這沒情沒理的書信。不敢交與麗查看。更不忍說與麗查聽。倘然被他知道。不知要怎樣悲傷懊悔。想他身享著伯爵夫人榮名。來清去白。一絲一毫家財。也不曾橫取。却日日夜夜。爲柯家用盡心機。將銀兩按時寄與丈夫使用。又時時念著亡老夫人墳墓。上墳謹守孝道。不敢懈怠。遇著主人生辰。照常排設酒宴。禱祝。

他福壽康甯自從主人出門以後如今比他在家時財產更增加無數主婦恁地存心難道主人還不能分明見他好意麼正在想著意欲不使麗查看麗查在旁早已瞞著那裏按得住只得將信呈遞上去麗查輕輕讀了一遍並不言語只呆呆出神猶如木鷄一般福華斯反覺萬分難過無聊說道老爺信上怎的沒一句話說到夫人也真是可怪的事麗查將眼對福華斯看了一眼似乎點頭答應却並不出聲福華斯又道家人去信之時上面曾將夫人怎樣盡力怎樣掛心家人內外怎樣尊敬同族親戚怎樣欽服一齊細細稟陳料想老爺高明必能十分明白就是從前有什麼不滿夫人之處也定能消滅無蹤咧麗查見福華斯道出自己心事反丟開那封信不覺欣喜起來說道承你好意能說這些話如今偌大世界知道我的心的除了在天上的神主就是你福華斯福華斯驚道哈！麗查道你原來倒是明白人福華斯又喊道哈！！麗查又道我這伯爵夫人活在世上總覺被人厭惡福華斯道夫人怎說那樣話真是沒來由麗查道唉從前我雙親在世時住慣了那間舊屋如今還

是留戀著。依依不捨。也是我命運不好。來到這箇所在。受這樣的勞苦。我雙親在九
泉。不知怎樣痛惜我。咧。福華斯要想解說。……也說不出來。麗查接著道。
可奈。這是欽奉的諭旨。說罷。將柯列基來信收過。那純黑的制服之上。早是溼透
了。無數淚痕。這且不表。單說時光迅速。秋去冬來。有一天夜間。正是嚴寒。大雪霏霏。
連翩不斷的灑落下來。那時在十下鐘前後。麗查獨自坐在火爐一旁。不知想念什
麼心事。忽聽得甬道屏門輕開。呀的一聲。刮到耳邊。意外回頭一看。只見頭上戴著
風兜。身上披著外套。模樣好似一箇夫人。揆進半箇身子。望裏邊窺探。不覺凜然。噢
了一驚。隨出聲問是誰。又聽得廊下有脚步聲音。走了入來。乃是福華斯。啟道。愛蓮
姑娘。麗查詫道。怎麼愛蓮姑娘。那時愛蓮已是踱到裏邊。褪下風兜。脫去外套。一
面順手整理。歷亂的頭髮。走近麗查身前。眼睛裏像是方纔哭泣。淚痕還不曾乾。臉
上似日暮殘霞。發燒得紅而又熱。內中隱隱帶著一股悽慘氣色。先是話也說不出。
嗚嗚嗚嗚。慨歎幾聲。麗查倒有些不忍。指著火爐旁一張椅子。說道。喚請坐下罷。愛

蓮道是初次見面。我是馬羅叔的妻子。柯列基的胞妹。從前到今。一向得罪嫂嫂。自知無禮。早該過來賠罪。爲因怕嫂嫂貴忙。不能如願。爲此特地趁這時候。前來拜望。可憐家下小孩子。已有九分死定了。真正害怕煞我。只求嫂嫂光臨一次。救那一條殘命。斷不敢忘了大恩。并且不論怎樣。總要想法子圖報。現在就請啟身過去。快搭救。則箇看官可知這科馬利奴村裏。簡直一箇醫生也沒有。遇著有錢的人。自能遠道去訪請名醫。那些沒錢沒力的呢。害起病來。只得東探西問。找箇什麼經驗良方。前來救急。好歹也只好聽之天命。你道苦也不苦。不道自從麗查來到之後。村裏人知道他通曉醫道。救苦憐貧。大家都上門求請。麗查見了那些貧苦的。果然有求必應。不但不推却。反親自走到病家。盡心診治。遇見沒錢買藥的。益發帶了藥去施送。這其間不知活了多少人性命。他的父原是軍醫。幼小時養在膝下。就常常聽見父親講論些醫道治法。又看看醫學校裏的外科講義。又加生性與他相近。覺得很爲歡喜講究。後來就得了許多醫學上普通知識。再加陶鎔歷練。竟能豁出手診視。越

學越精。因此上不但將金錢衣食。拯濟貧寒。更下那仁心仁術的手段。施救人命。如今愛蓮爲兒子害病。不得已冒些大雪。求告前來。向這從不曾叩過的侯門。乞哀呼籲。乃是爲此。當下愛蓮說完一片話。又是恐怖。又是寒冷。禁不住身體發起抖來。呆望著麗查面顏。麗查起先原知道此人憎厭於我。無禮太甚。後來見他那種模樣。倒有些起了憐憫。解釋了冤仇。又知他曾寄信與西伯利亞丈夫稱揚自己好處。也不無情有可原之處。恨只恨同住一村之內。相離咫尺之間。竟從不曾前來看望我。一次這六箇月之中。簡直和隔著千里一般。難道這些兒禮節還不懂得不成。怕依舊是有心讐視於我。或是輕賤於我。雖則看他今晚景象。著實可憐。但他若果然存著歹心。我任是用什麼恩惠待他。他將來可總是恩將仇報。麗查左思右想。一時決不下來。愛蓮見這般模樣。愈加心慌。格格的又道。嫂嫂竟不能光降寒舍麼。麗查還沒答言。愛蓮早已嗚咽而泣。吞聲咽氣道。是了。嫂嫂心裏想著。道我憎厭嫂嫂。因此恨著我。不肯答應。嫂嫂若果然恨我。我也不敢分辯。只求嫂嫂慈悲。可憐見一箇孤

子小孩。害了急病。也不知是死。也不知是活。偌大村子。一箇診開方藥的人也沒有。除了嫂嫂搭救。惟有聽他去死。嫂嫂莫當我是什麼親戚家人。單照那尋常人一般。發了善心。救那孩子性命。這就罷了。我是再沒什麼話能駁分辯。只求嫂嫂恁地想時。自然拋撇了恨我的心念。著啊。快請去罷。麗查正在聽著。意欲撥轉心腸。那時忽然擡頭瞥見壁上懸著的已故伯爵夫人影像。一股溫顏悅色氣象。好似對著麗查不知要說出什麼話來。心裏禁不住更是一動。隨道如此便去罷。咧。愛蓮道。啊。嫂嫂肯去麼！麗查道。就此看你那孩子去。那時愛蓮身上陡然加上幾百斤氣力。一面揩乾眼淚。一面說道。難得嫂嫂哀憐搭救。那孩子以後活命都是嫂嫂賜他的。麗查道。你可是坐了車來麼。愛蓮道。唉。我原是步行了來。啊。麗查道。既恁地時。我也一起走罷。福華斯！你將我那藥靴子拿了。和俺們一同前去說罷。福華斯應聲取過藥靴。跟著他兩箇走出大門。颼颼的踏雪而行。福華斯跟在後面。若慢一步。就要趕不上。原來他兩箇婦女走得非常迅速。不覺暗暗驚奇。跟了差不多一半路程。已是喘

吁、吁的接不上氣來。

第十四回 拯孤

愛蓮當先開路。到得自己家門。一手除下風帽。一手拉住麗查的手。望裏直進。上了三層樓。進入一間內房。麗查迴頭一看。只見當中點著一張大蘭泊燈。一面壁上掛著一幅亡夫馬羅叔的畫像。一面安著一間牀榻。上面睡著孩子列幾。隨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聲氣。刮入耳朵裏。或高或低。或長或短。悲叫哀鳴。萬分痛苦。嘴裏一半噴池。一半流涎。那手和脚。時時抽攣拘攣。好不難受。原來一看。像是急驚風。麗查先問道。怎的到這田地啊。說著。便自走近牀榻前邊。把住小兒的手。又問愛蓮道。怎麼害起這樣病來。看這模樣。差不多已有兩下鐘了。究竟是怎樣起的呢。當時旁邊立著幾箇婢僕等人。非常著急。惟有吵嚷擾亂。麗查連忙喝阻定了。靜心診察一回。及至按到胃部。孩子忽然發出淒涼聲音。張口嘔吐。麗查道。怎麼。看似中了毒。嘔出來的東西。很為不好。隨取過福華斯手裏皮靴。配好一服解毒藥水。親自給他服下。就在

牀沿上坐著。看守有一點多鐘。又施了好些按摩切治的方法。覺得病勢已減輕了。些起先呻吟得太甚。如今過於疲勞。倒漸漸睡熟了。愛蓮這一歡喜。非同小可。說也說不出來。隨對麗查道。我怎樣拜謝嫂嫂好呢。這番大恩。真叫我死也不忘。這孩子。倘然有箇三長兩短。必然連我也不能活在世上。如今蒙嫂嫂搭救。簡直活了。母子兩條性命。麗查聽他再三感謝。却也並不回言。隨轉過話頭。又問及小孩子的情形。道。這孩子是什麼時候起的病。害了多少時呢。愛蓮答道。今天早上起來。還是好好兒的喫飯。不多時候。猛然的發起來了。麗查道。喫了什麼東西嗎。愛蓮道。不過是尋常的。並沒喫別的古怪東西。麗查道。沒有什麼毒東西進他嘴麼。愛蓮道。斷沒有那。些事。自從孩子養下來。凡是危險害人的東西。一概不許放在裏邊。也算格外謹慎。咧。麗查道。那麼可有蜜餞的菓子。愛蓮道。嚟呀。那些東西也……麗查又問女僕之中。可有誰人瞞著你。暗地給他喫麼。愛蓮一想。這箇倒有些難保。連忙起身出去。到外邊查問。這裏麗查留意向屋裏四周仔細察看。看官不知大凡要暗地看人性。

質。只須在房屋之中。看那裝飾鋪排。就能略知一二。麗查當下見房裏很爲軒豁潔淨。雖不怎樣裝潢。却自有一種清雅優美氣象。不覺獨自轉念。狐疑著外邊人許多議論。莫是莫須有的冤枉不成。那時麗查心神正在十分爽快滿足。只見愛蓮已得走了進來。說道。今天誰也不會給他別的東西喫。麗查道。唉。不該這般啊。自己這裏不曾喫。可有誰領抱他到別人家去麼。愛蓮道。穆羅若家裏。嫂嫂是知道的。爲因有別的正事。這纔前去。遭兒是有的。愛蓮無意之中。說了出來。不意麗查聽了。不知想起別的什麼事情。好似很爲憂懼。當下兩人臉對臉。眼對眼。定著呆看。不發一語。一會麗查低聲問道。他家裏有時到你這裏來。都是些什麼人呢。愛蓮道。他的妻子。曾經有一次到嫂嫂莊子上來。心眼兒却不甚好。嫂嫂總該留意看著。麗查益發低聲。和愛蓮不知說些什麼話。第三箇人。任是立在他們身旁。也不聽見。麗查說罷。隨後愛蓮又對他不知告訴什麼。却直用兩手裝做手勢。惟有手的影子。歷歷亂亂映在牆壁上。如此好半天。纔聽見麗查聲氣道。看來這孩子。若有差錯於他們身上。必

有。好。處。你。自。己。可。領。會。麼。愛蓮答道。這村裏的人。都憎厭著我。若是孩子死了。定必
 又將罪過。一概推在我身上。再者。他們見我家裏有些錢財。難保不生心起眼。恁地
 想時。我在這裏。真是一天也不得安心。說到這裏。已是出了眼淚。連忙將袖子去拂
 拭。麗查似乎早知其意。又故意問道。怎麼說。你這孩子。若是死了。別人敢將罪過推
 在你身上。有那樣無法無天的事麼。愛蓮道。啊呀。那箇原有箇緣由咧。兩三天裏頭。
 定然將今晚的事。捏成稀奇古怪的謠言。貫入嫂嫂耳朵裏。只請嫂嫂留意瞧著便
 了。說著。臉上隱隱起了一陣說不出的悲慘形容。不知有幾多難受。麗查道。那不是
 可怪的事嗎。別的事情鬧錯。倒還罷了。像這樣重大事情。你既然聽得。自必要著實
 的剖辯分明。難不成隨他去鬧麼。從今以後。望你格外留意用心纔好。愛蓮答道。是
 這箇我原知道。但任是怎樣。當不得他們人多。我這裏是一箇幫手也沒有。連自己
 的胞兒。我意欲仰仗於他。怎奈他也和外人一般。不來信我。我還有何法可施。惟想
 神主總是有靈。必能知道我的心事。我這兒子。真是比祖傳寶貝和我的性命還要

貴重得多。因此上我任是遇著什麼危難。總要保全他的。麗查道。那是你明白之處。就如你所說。世上人雖則和你疏遠。神主慈悲。定然顯靈呵護於你。恁地想時。爲人纔不錯咧。愛蓮道。嫂嫂這樣說來。使我益發歡喜放心。說罷。兩人暫時無言。一會麗查又挨近些兒。輕輕問道。愛蓮姑娘。你丈夫馬羅叔。到底是怎樣身死呢。愛蓮無意中。突地被這一問。暗中心裏。簡直像刀尖兒。剛一般。幾乎驚得魂靈兒出了殼。好一會。纔緩緩答道。嫂嫂啊。那件事。實有許多的情節在內。說起來話長咧。麗查道。我很爲失禮。我的胡想。總道不是害病身亡。愛蓮不答。惟有瞪著兩眼。注定了不動。麗查又道。不是有別的人幫忙麼。愛蓮又驚道。怎麼嫂嫂知道那樣……麗查道。我怎得知道。不過那麼想著莫不是恁地麼。究竟怎麼的呢。愛蓮道。嫂嫂真想得高妙。想得稀奇！難得……難得……難得嫂嫂話沒說完。那淚點如驟雨一般。撲碌碌的。淌下來。半晌。嗚咽道。這村子裏人雖多。無奈沒一箇人和我相好。能知道我的生。半照嫂嫂恁地揣想的人。半箇也沒有。方纔的話。也不像是嫂嫂自己所說。簡直是

在天神主告訴嫂嫂的。果然嫂嫂說的有人幫助。一些也不錯。麗查道。著啊。既如此。必定有箇憑證。怎麼可是沒有證據麼。愛蓮道。能作證據的東西。是一件也……

真叫人痛恨。是我遺失了。麗查聽了。又著手細細揣想一番。隨道。但則我還不能十分相信。若是恁地時。外邊打那裏捏出謠言瞎話來。愛蓮又睜著眼睛。似乎又失了。大望。麗查接著道。這箇必須查訪實在情形。想箇法子。雪你的冤枉。洗你的污名。愛蓮道。嫂嫂恁地關心見愛。真是意想不到。我自己是無須說得。就是兄長。若知道這箇。也不知要歡喜到怎樣。麗查緊接著喊道。啊呀。伯爵麼。他不論什麼天大事。只知道是我幹的。斷不道一箇好字。愛蓮正要想出話來回答。麗查不等他說。忽然要起身告辭道。如今夜很深了。我須得就此回去。愛蓮道。恁地時。待差人預備馬車。麗查連忙阻止道。哪哪。那箇母須。廝華斯在這。我和他簡直一同走了去。說著。便自立了起來。愛蓮慌了手脚。不知怎樣纔好。接著麗查行了一箇別禮。就要出門。忽地又回身過來。跑到孩子列幾牀前。就著他額角。接了兩回吻。又回頭道。嚶。那孩子不叫

人憐愛麼。這下去倘然又有什麼危難。你可不必著急。不論什麼時候。你只差人前來告訴我。我立刻就來。愛蓮道。嫂嫂愛我到這步田地。真正是莫大的恩德。麗查道。只要你母子常常安甯就是了。說著已走到樓梯口。又回身攔住送客的愛蓮。叫他毋須客氣。更囑咐道。那孩子你須得十二分小心留意一點兒。不可粗忽一刻兒也。不可離他身旁。別的事都不必掛心。在意。愛蓮答道。是。恁地我不送了。嫂嫂原諒則箇。看著麗查下了樓梯。自己回到兒子牀榻旁邊。聽樓下主僕兩箇一路喁喁說話。出了大門。又過去推開窗戶。遙遙目送他們。只見麗查頭上頂著雪。身下踏著雪。身上衝著雪。淅淅瀝瀝。走在雪窖之中。福華斯儘在後面追趕。攢行不一會。漫天漫地。一片純白。連影子也不見。歎氣道。嚶。原來他是箇大善人！外邊人說得有因。真叫我羨慕不了。明天只得寫封信。寄與哥哥。將這事告訴於他。

第十五回 得書

自從雪中行醫。約莫過了七箇禮拜。有一天旁晚六點鐘。麗查在家門近處。獨自

于散步。忽然過來一箇十歲以來的貧家女孩。到身前殷勤施了一禮。說道。夫人。我家祖父。害了大病。危險萬分。要求夫人見憐。前去搭救。麗查聽了。並不遲延。立即和女孩同道而去。到得他家。睜眼一看。可憐。真是貧苦之家。看似連每天每餐充飢的麵包也欠缺。不能齊備。再看房屋。只有小小一間。連箇騰挪的後房也沒有。一面屋角上。躺著一箇羸瘦不堪的老人。那病害得苦咧。他見麗查入來。將眼睛勉強施了一箇目禮。有氣沒力道。夫人求你原諒罷。身上痛得利害。連行禮也不能夠。麗查道。啊啊。好好。且莫慌張。是那裏受了病啊。老人道。是老漢近年害了風病。常常不是這邊。就是那邊。來往的疼痛。從不曾好好睡一遭兒。今年天氣格外寒冷。身體益發難支。夫人瞧著。可憐。通身一動也不能動。往常有這近處許多相好的人。關切照顧。說是這樣大病。必須找箇醫生。好好診治服藥。只須求柯伯爵莊子上的夫人。任是什麼難症。也治好了。趕快去請啊。但人家雖是恁地說。老漢想總是失禮的事。怎能無故攪擾夫人。惟有心裏格外煩惱。怨自己命苦。可是咧。怕人啊。再三想來。沒有別法。

道纔涎著臉。叫小孫兒前來求請夫人。難得夫人金身。肯光臨寒舍。委實藝瀆萬分。咧。麗查雖則見老人十二分的骯髒。幾乎近不得身。但却照常好好診視。診了一回。說道。這病根柢太深。乃是累贅的症候。一箇半箇月裏頭。斷然不能治好。沒有法子。只得擔擱些時。時常服藥纔好。老人道。這這。老人今年已是六十七歲。今番料必不得好了。麗查道。怎麼好好的體氣。很爲結實。那有那些事情。千萬莫要焦急。你若能安心服藥。任到什麼時候。我總送藥給你。可要耐。定。心。神。好。好。的。保。養。老。人。連。答。是。是。那。是。夫。人。大。恩。哪。老。人。活。到。偌。大。年。紀。這。苦。命。殘。生。還。有。什。麼。可。惜。單。只。爲。留。下。這。箇。孫。女。還。不。上。十。一。歲。因。此。老。人。萬。萬。死。不。得。是。啊。夫。人。只。算。救。我。小。孫。女。一。命。這。箇。夫。人。恕。老。人。不。能。全。禮。又。對。那。女。孩。叫。道。孩。兒。你。代。祖。父。行。箇。禮。呀。說。著。一。面。流。淚。一。面。已。是。歡。喜。起。來。原。來。這。老。人。在。這。村。裏。可。算。得。一。本。記。事。簿。冊。凡。是。本。村。人。不。論。有。錢。的。有。土。地。的。身。家。行。事。他。沒。有。一。件。不。知。道。又。沒。有。一。件。不。詳。細。知。道。麗。查。心。中。暗。想。馬。羅。叔。身。死。一。件。事。這。老。人。必。然。知。道。細。情。待。我。留。意。查。探。訪。問。或。

者意外找出箇什麼證據。也是難說。當下大喜。獨自回家。入得大門。福華斯迎上前來。問道。夫人往那裏去。家人到處找。咧。麗查問可有什麼要事麼。福華斯答有件東西。必須請夫人觀看。早一刻好一刻。麗查又問什麼。福華斯道。請夫人進了房再說。麗查隨帶領他同入住房。福華斯上了燈。取出一封書信。放在桌上。道。請看這封面。便曉。麗查一面說。打那裏來。一面拿起來。一經刮眼。早見是從西伯利亞寄與自己的。信心裏又是歡喜。又是害怕。一時心頭小鹿兒亂撞。不能安定。將封信擎在手裏。直望著信面看呆了。福華斯道。恁地時。家人纔安了一百箇心。這下去。夫人得好。好常寫回信。封寄了去。說著。十二分的欣慰。走了出去。麗查還是望著信面。也沒氣力去拆裏邊的信。暗想。伯爵想到什麼事情。怎地寄這信與我。又想他既寄信來。內中必有緊要的事。但那事還是好呢。還是壞啊。猜詳不出。惟有暗地禱告神主。叫他莫再如先前一般和我爲仇。怨恨於我。想了一會。這纔開了封。一團疑惑的讀將下去。原來竟出意料之外。並非是怨恨之言。乃是因救治愛蓮兒子急病。道謝麗查厚

意的。又提起前番寄銀錢的事。說雖在軍囚。也和住在家鄉一樣。並不覺得苦楚。又道自己不在家中。一切家政。都虧麗查用心料理。鞠躬盡瘁。我種種都知道。因此特表謝忱。慰勞厚意等話。麗查看罷。見信上是一片尋常應酬言語。不似身是家人。猶如外人一般。隨將那信。刷的拋在桌子之上。抖擻著身體。那淚點如線般灑落下來。隨又想他既來書。我自該作答。我還是對他說明我的隱恨。啊還是受著委曲。守著孤獨。啊還是把我以後的心事訴明。啊正在不能決斷。福華斯重又踱了入來。問道。來信怎樣說法。家人想總該好啊。麗查道。噯呀。福華斯。你那能明白。福華斯驚道。咦。恁地時。可有什麼話來。麗查道。唉。什麼話。他信上說的。雖是和我客氣。但……福華斯道。哦。既如此。夫人還要生什麼猜疑。主人信中既恁地說。那就是最確實的證據。況且主人爲人素來說話誠實。斷沒有口不應心的事。家人是知道的。這箇風氣。柯家歷代都是如此。不但主人是這般。如今夫人還有疑心。家人情願擔保。主人斷沒別的意見。麗查聽了這話。自是歡喜。問道。恁地時。你主人確是歡喜麼。福華斯道。

何消說得。主人爲因知道許久。因此纔寫下這封衷藏的信。不負夫人一片心腸。又不負家人一番指望。再者家人近來聽得。皇上有什麼喜慶大事。不久就要施行。這事若是當真時。定然有大赦國中的詔旨。夫人難道不聽說麼。麗查道。哦。這箇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從那裏聽來。可當真麼。福華斯道。唔。確有這箇風信咧。倘然出了赦詔。那時主人必定有好消息。也在遇赦之內。著啊。家人正樂得不開交咧。但願神主呵。護早日如家人心願。那纔是家門之幸。麗查意外聽了這話。心裏又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起來暗想。伯爵如果遇赦還鄉。自是可惜。可賀之事。但不知我自己命運怎樣。他還是道我替他。把家從此憐愛我啊。還是道我奪他家財。依然憎惡我呢。料想。我雖是那樣愛他。他必定還永遠不愛我。看來丈夫回來之日。就是我命運該盡。淚。淚。悲慘之時。想到這裏。不覺又獨自傷心。不能寬解。這一天夜裏。是通宵不寐。提起筆來。寫那西伯利亞回信內中寫的真心誠意。瀝膽披肝。把從前沒有說過的話。原原本本一齊告訴於他。不上多時。已是天明。第二天。又將丈夫來信後面加上多謝。

兩字送與愛蓮閱看。愛蓮接到。另拿一張紙寫了幾句非常歡慰的話。依舊送了回來。却說愛蓮兒子列幾。自從麗查診治服藥之後。病勢漸漸回復過來。麗查前後共去過四次。那病已是全愈復原。一場天大的險事。居然化爲平安無事。又過十天。那雪漸漸消融了。道路漸漸乾淨了。天也漸漸晴和了。貝繡娜夫人。一天又坐著白馬車。駛往麗查家來。談講許多言話。貝夫人先問道。夫人先前可曾到令妹家裏去麼。麗查問這是何意。貝夫人道。怎麼。難道夫人不知道！那回令甥兒列幾害了急病。危險萬分。莫不是竟不知道麼。麗查道。那箇是知道的。貝夫人道。你知道是怎樣聽外間人說。不是中了什麼毒麼。麗查詫異道。啊。這話怎講。這話是打那裏來的。貝夫人道。據說食物裏頭。不知安下什麼毒。當真那令甥列幾叫人可憐咧。麗查道。哦。外間人有這話麼。貝夫人道。正是。恁地評論著。他那裏正急得無奈。一箇和他來往交際的人也沒有。再者他向來又不和人見面。因此就來了許多插嘴插舌的閒話。麗查道。既如此。說是誰下毒害那孩子呢。貝夫人道。你原來不知。令妹夫馬羅叔無端

身故已有許多可怕的風聞。因此今番的事也都說是愛蓮姑娘做的。麗查故意問道。既下了毒。却怎的依舊活著呢。貝夫人道。那是孩子體氣還強。想必受毒也輕。不致送死。麗查道。你如此說來。我倒要將細情告訴於你。愛蓮姑娘。因為孩子害了急病。那一天深夜。跑到我這裏來。求我前去醫救。先父原是陸軍醫官。我小時常聽先父講說醫道。凡是救急方法。略略懂得些須。因此就和愛蓮一起同去。替他孩子診視調藥。貝夫人聽了這意外的話。不覺啞然。回答不得。好一會。纔道。如此夫人……

……那……那時是你醫治的！麗查答是我替他治了。愛蓮非常之喜。又將這事寫信往西伯利亞。告知伯爵。昨天伯爵已來了信給我。向我道謝。貝夫人道。那箇伯爵有信與夫人？說著更阻止了不能再言。他今回前來拜望麗查。不料意外聽得兩件新奇驚人的事。反倒有些沒趣。匆匆辭別而去。這裏麗查到得旁晚。又往那貧而又病的老人之家。看望病勢。原來麗查兩天不去。這第二天早晨。老人又榮孫女前來請駕。說祖父的身體。忽然大變。已是氣息奄奄的話。及至麗查到得那

裏就坐在牀榻之前。細按脈象。那老人不知何事。吩咐孫女。將門關了。又將窗戶鎖了。又吩咐孫女道。你且到那邊坐看些時。守著莫叫閒人進來。他孫女依命走了出去。

第十六回 述案

老人張開沒有神采的眼睛。看著麗查臉面。暫時呼吸幾聲。順一順氣。纔道。夫人。老人有一件事。定然要對夫人說知。這件事乃是極大祕密的事情。除了夫人以外。別人再也不能對他講。但怕污穢夫人的清聽。要叫夫人迷惑起來。請夫人略為挪近些兒。則箇麗查不知袖裏心裏。禁不住有些疑怕。只得將椅子端過些兒。近了牀榻。老人道。這件事很為祕密。乃是一件疑案。使人受了大冤枉。惟有老人知道底細。村子裏誰也不會分明。可知內中若鬧錯了。連性命也要危險。因此上至今藏在肚裏。不敢張揚出來。若對夫人說知。那喪盡良心的惡人。不久自然消滅。是啊。爲因這層。這纔要來告知夫人。求夫人替他伸冤雪枉。麗查益發害怕。益發詫異。暗暗地嚙

了兩口唾沫。側著耳朵靜聽。老人道：說來却也話長。夫人該知道。令妹夫馬羅叔的。妻子愛蓮。村中人大家說他謀害丈夫。也不是一日。那話全是捏造。無根之談啊。可是咧。愛蓮姑娘。簡直無端披了一件溼衣。可憐見。真正犯人。全然在外。麗查又將身子。揆進些兒。還沒回言。老人又道：那時正在嚴冬。過了一半。天氣寒冷。是從不曾經過的。那些火爐火盆燒用的材料。要比常年增加五倍有餘。有錢的毋消說得。沒錢的人。不知要凍苦到怎樣。那時寒舍的煤炭等物。都燒盡了。沒有法子。只得出去砍伐柴薪。拿來充用。有一晚。老人前往這村頭莫斯科街大道森林之中。拾取枯柴。老人說到這裏。氣喘起來。不能再說。麗查忙在桌上取了些水。給他飲下。并道：略為歇息罷。老人應道：是。老人原是坐著忒雷架去的。到得那裏。隨地檢拾堆積在忒雷架之中。那時積雪很深。寒風凜冽。手脚也好似凍落一般。來往迴旋。約莫經過有五六丈地面。忽聽得前邊似乎有人來模樣。暗想這箇地界。那得有人走過。因為心裏有些奇怪。却故意躲閃在樹陰叢中。暗地窺探。誰知那人漸漸走得近來。乃是本村人。

穆羅若。啊。穆羅若這時候爲何到這箇所在來。再看他左張右望。不知相度什麼。老人原知道他素來居心不善。想今番莫又起了什麼歹心麼。隨依舊隱著不動。一會又聽有車輛聲音。駛了過來。原來另一箇人牽著馬車。也望樹叢而入。老人的話。越說越是稀奇。麗查凝神細聽。好似自己身子也曾經到了樹林中。親眼目覩一般。更是按定心神。瞪著眼睛。聽他下文怎樣。那老人却又裝做手勢。要水來喝。麗查又舀些水給他。停了一會。老人道。那馬車牽了入來。剛剛停在我鼻子正面。那時可怕咧。呀。至今想起來。還是不敢說。馬夫和穆羅若兩人。從車上捧下一件東西來。夫人。你道什麼。原來是和死人一般無二的一箇胖大男子。夫人。你道是誰呢。可憐。是令妹。愛蓮姑娘的丈夫。麗查聽了這話。胸口陡的撲撲地跳。魂靈兒幾乎出了竅。也覺得口渴起來。取了些水。潤一潤嗓子。接著老人又道。但那時還聽得他呼吸的氣。不知那厮們用了什麼催眠藥。使他睡熟了。鼾聲齣齣不斷。那一晚雖則積雪未消。但却已晴霽。露出萬里無雲的月色。任他們怎樣做手脚。總看得十二分分明。那馬夫

姓名叫做華息利。原是馬羅叔雇著。叫他餵馬。如今在貝繡娜夫人家中。依然做著馬夫。當下他兩箇總道。再沒第三箇人聽見。放心大膽。說話很爲高聲。馬車到的時候。先聽見穆羅若說。給你一百箇盧布。你須幫我的忙。若道一箇不字。我就將你一起殺了。你還是怎樣。華息利驚駭非常。說馬車裏老爺若是聽見起來。如何是好。穆羅若道。你瞧他似乎醒著。但喝了那種咖啡。就過一百年。也不會醒咧。如今呼呼打鼾。正是藥力到的時候。老實告訴你。已是死了。我叫你幫忙。並非叫你幫殺老爺。可知已被我弄死了。只要你略爲動手。事情就此了結。斷不怕有什麼後患。你好好聽我的話。我立刻給你一百箇盧布。穆羅若又騙又嚇。華息利畢竟聽從了他。隨見穆羅若取出一百箇布鈔票來。交他收好了。兩人又說了些別話。擡起馬羅叔到那邊去了。麗查問道。你既目見這事。怎麼始終不出頭呢。老人道。並非不出頭。實因他兩箇是有氣有力的少年。老人是上了年紀的病漢。況且方纔說過。馬羅叔早已死了。出頭也是無益。却直抖抖擻擻。呆看著他們。一會兩人依舊走了回來。我想馬羅叔

不知放在那裏。伸出頭去望那邊一看。只見遠遠地橫躺在雪堆之上。當下兩人想是怕冷。上了馬車。坐著不走。約莫等了有一點鐘前後。穆羅若說道。想必好了。兩人又過去擡了馬羅叔過來。裝入馬車之內。那時我再細聽。鼾聲也沒有了。定是全斷了氣。麗查道。這是怎麼。馬羅叔死了。重又載回麼。老人道。是料想在穆羅若家裏。不知飲了什麼。麗查道。恁地看時。定是穆羅若夫婦兩箇毒害的。却將罪名誣陷在愛蓮姑娘身上。老人又道。是夫人的話。真正不錯。穆羅若那厮。原是謀殺我兄弟的惡黨。斷然非同小可。麗查聽罷這番緣由。正色道。你當時雖則不敢出頭。爲何事後第二天也不告訴愛蓮姑娘。使清白的愛蓮姑娘無端受了惡名。被人說那些歹話。這不是你的過處麼。可知當場眼見的事。隱瞞著不說出來。簡直和爲從幫兇是一樣的罪。你爲什麼不告訴呢。老人被麗查訓斥一番。不覺也起了慙悔之色。一會道。當下待他們馬車回去之後。我也打樹叢裏出來回家。雖則心裏不平。但終究不能做什麼大事。約莫過了三四天。就害了病。那時還想或是告訴愛蓮姑娘。或是控告到

官求他伸斷。無奈這病一天重似一天。又因雖則當場目見。却到底沒有靠得住的證據。倘然有箇差錯。那厮們任是打官司。也是得勝而回。再不然他們起了歹心。更要謀殺我。因此上過了一月。又過兩月。我總是裝作不知。却聽得外邊三長兩短。捏出許多瞎話。不論遠近。也不論知道不知道。都是這樣閒談。可憐愛蓮姑娘無端受那冤屈。被人指他謀殺丈夫。他心中不知怎樣難過。我雖則明知他冤枉。但也沒有方法去替他湔洗。果然夫人說的不錯。老人也做了那厮們黨羽。犯了通同幫兇的罪。咧如今我這病想也斷不會治好。我死之後。別的再沒一箇知道他兩人犯罪的。人愛蓮姑娘也只索一生一世做成謀殺親夫的惡人罷了。想到這裏。這良心萬不能漸滅。我若隱瞞不說。那惡人終究逃了法網。善人反青天白日受罪。我任是死了。也不能瞑目。這幾時受了夫人厚恩。意欲借此懺悔懺悔。這纔對夫人說了。夫人必能替愛蓮姑娘伸冤。向老人超度。不致在地獄受苦。麗查道。你何消說那些話。你的病斷然不會就死。什麼也不必耽憂。只須我常時來看視。給藥便了。說著又調了些。

藥水與他。又看守些時。見老人已是睡熟了。隨叫過他孫女。囑咐許多服侍的話。自己出門而去。走到半途。忽地遠遠望見愛蓮帶了孩子。列幾不知打那裏遊玩回家。連忙橫岔田間。飛也似趕上他們。隨後連連叫喚。愛蓮想村裏沒一箇人理睬於我。怎得這白日之間。大路上有人喚我。及至回頭一看。只見麗查手裏擎著一把洋傘。翩翩婷婷。身如楊柳般。踱了過來。兩人相見之餘。握著手。不禁歡笑。孩子列幾。儘著舅母啊舅母。啊連聲的叫。麗查拉過來。將洋傘遮住了他。一同望田隴上悠然走去。愛蓮一面走。一面問道。嫂嫂往那裏去。麗查答道。我往一箇所在。去看視病人。愛蓮道。嫂嫂的行徑。真是可怪。可有什麼稀奇新聞麼。麗查道。今天我聽見一件好事。不久就要將你身上的冤枉。洗刷清楚咧。愛蓮聽了。忽地變了色。問道。嫂嫂說什麼話。你於我那件事。聽見誰人說過呢。麗查道。妹妹那裏知道。我如今澈底分明了。不但那起案件。連犯人的姓名。犯罪的根由。還有當場目覩的見證人。愛蓮聽了。喜之外。又加上了驚。驚之後。又變成了呆。好一會。問道。打什麼地方聽來的呢。這聲氣已

是發着抖。矜持不得。麗查道：「是那裏人說總叫你歡喜慶幸。愛蓮道：「難得難得。若是無端既解了我的嫌疑。又報了丈夫的讐恨。我任是立刻身死也瞑目了。但總要嫂嫂格外盡力幫助。纔好。」麗查道：「那箇何消說得。我敢做箇保證。你只安心便了。」愛蓮道：「我受嫂嫂無數大恩。再沒有報答之日。就是我兄長也自歡喜。將從來和嫂嫂不對的心腸也消散了。另眼相待。」麗查聽了這話。陡然換了氣色。低頭不語。那時孩兒列幾。却如小鳥依人。直在他兩人前後跳躍。好不快活。停了一回。麗查纔道：「列幾如今元氣盡復了。但你任意帶他出來。總覺不好。」愛蓮道：「實是爲難。這多時不出門。還討冷兒。是難得出來受受空氣。」麗查道：「你伴著他出來。自然不錯。倘或萬一有箇疏忽。却便如何是好？」愛蓮道：「我原也恁地想。走到外邊來。簡直是走在敵國之中。若不到處留心。就難保不受人躑躅。」嫂嫂瞧著那邊有幾個男子立定了。儘著看我。大凡若是見了我。沒一個不當稀罕的。先是一個笑。後來兩個喊。再後來三個口出惡言。拜口罵。因此上。我那裏敢常常出門。爲人到這步田地。還有什麼趣味。」嫂嫂總

該察看出來。麗查道。這也不然。那受苦是一霎時的事情。到得後來。個個見了你脫帽子。還來不及咧。愛蓮道。恁地時。我還要憂愁什麼。單怕今生今世沒有那一日罷。兩人一路說。一路走。到得一處。必須分道而行。麗查又轉過話頭道。有一個名叫華息利的馬夫。如今還在麼。愛蓮道。是還在咧。他向來替丈夫養馬的。麗查道。我意欲僱用他。叫他來。……話猶未了。愛蓮忽然高聲道。那個華息利！麗查道。正是。如今聽說在貝繡娜夫人那邊呢。愛蓮又問爲什麼。嫂嫂要僱用他。……麗查見愛蓮吃驚。只是微微一笑。以下也不再說。兩人已到了岔路口。隨即立定。麗查又道。詳細情形。我不久自對你說。知列幾他既好了。……說著。拉住列幾的手。撫摩一番。愛蓮又拉住麗查的手。緊緊的。著幾乎不肯釋手。

第十七回 索御

有一天。麗查前去拜望貝繡娜夫人。麗查到貝家。這是第一次。貝夫人喜極而驚道。莫是我在夢裏。原來休職軍醫的女兒麗查。如今做了堂堂柯列基家伯爵夫人。品

行才識。都成一鄉模範。沒一個不頌揚敬重他。忽蒙他駕臨訪問。實在是本村從來沒有的光榮。當下貝家僕人通報。貝夫人忙道。好極了。快請進來罷。說著起身迎接。大有箇倒屣而迎的景象。等麗查走進來。先搶一步上前道。怎麼沒有好好豫備款待。那能延見貴客。怎的忽然光降。也不關照聲兒。叫我預備也來不及。實是失禮到萬分。還求夫人原諒恕罪。麗查道。礙斷不敢煩你那樣厚意。今天爲有些小事。特地過來奉謁的。貝夫人道。却爲什麼事。請教便是。麗查先和他講論些別的閒話。隨後說到養馬。貝夫人最愛的是馬。就說起自家養了若干馬。很爲考究的話。說得興起。當卽領了麗查到馬房裏遊玩。一匹一匹指點著給麗查看。麗查雖則看馬。心神却留意在馬夫身上。一個一個察看。見內中有一個隱隱現著十分兇惡的面相。指著問道。那個馬夫。姓甚名誰。貝夫人道。他叫華息利。從前原是馬羅叔僱的。說罷。兩人離了馬房。貝夫人一路說道。那人實生來性子不好。誰也沒他那樣利害。連我也要加倍留意防他。麗查道。恁地麼。實因我的馬夫打聖彼得堡帶了來的。路途也不熟。

識而且年紀也太輕。意欲另找一個相當合式的人。你那馬夫能讓給我麼。貝夫人道。夫人若看他合用。儘管隨夫人的意領去便是。該值多少薪工。也由夫人酌量打發。但那厮生性不好。單怕夫人難使。麗查道。那個我自知道的。這樣我就帶他去了。貝夫人道。方纔說過。聽夫人的便。說著。兩人入了內庭。呼喚華息利進來。將這話對他說了。麗查道。你若往我家。每月給你二十盧布。華息利道。夫人吩咐我任是怎樣也……這話說後。麗查也不說別的就帶了華息利回去。貝夫人暗想。麗查明知那馬夫兇惡。却願意雇用。其中必有原故。不覺起了極大的疑心。諒必因爲他熟悉本地情形。有事要用著他。這且按下慢表。且說那害風病的老人。姓名叫做季柯那。害了垂危將死的病。自經。麗查醫後。果然一天輕似一天。約莫過了四禮拜。舊病已去了一大半。居然轉危爲安。他想今生受這樣苦難。意欲修後世的安樂。要往聖息齊道場。立一個誓願。先和麗查商量。雖則病漸漸好了。等到復原。還不知要多少時候。心裏狠爲煩躁。有一天麗查勸慰他道。你往聖息齊道場。自是好事。但病勢纔有。

轉機也不好過於勞苦。你若願意出外時，必須坐著車子游行纔好。季柯那聽了，十分歡喜。幾乎在牀上跳躍起來，但忽轉一念，又流下幾點眼淚，說道：「是啊，承夫人恩德，救活了老漢性命，爲此要往聖息齋去祈禱懺悔則個。但老漢任是怎樣立願，可終是老朽無用之人，什麼事也不能做。倘能伺候夫人，替夫人服役，也借此報報夫人的大恩。」麗查道：「你何須說那樣話？只要你存心好，我自有些煩你的事。」

啊，老人忙道：「是是，夫人任是吩咐什麼，只要老人能做。」麗查道：「目下好好調養你身體，是最要緊的。身體起居若好，隨便什麼事也占便宜。第一層你這裏地氣低濕，房屋骯髒於養生之道，很不相宜。我莊子上却好有一間空屋子，最好就搬往那邊去住。」老人想這位夫人和我不知結下什麼因緣，施那樣恩德與我。我既承他救活性命，那能再叨擾他房子？當下再三再四的謙辭，無奈麗查話已出口，總不肯依。定要叫他搬去。老人不得已，這纔遵命答應下來。

第二天果然略爲收拾收拾，雇一輛小車，遷往柯莊一間屋裏進內，一看真是萬般皆有，凡是日用尋常的什物，沒一件不

齊備。又加每天之中。午前兩次。午後兩次。晚間兩次。麗查按時不斷親自過來診視。病情盡心看護。如此又過兩禮拜。老人身體益復回轉。過來竟漸漸能得行動自由。自在。那一天早晨。麗查照常來診。一面按脈。一面問道。你老從前曾經說過的華息利。如今在我這裏。你可知道麼。老人答道。是。老人知道。麗查道。既如此。我將他喚到這裏來。你當著他的面。把前番的話。照樣數說一遍。老人問道。哈。說什麼話啊。麗查道。樹林叢中。你親眼看見的事。老人大驚道。啊呀。那話當著華息利面前。夫人！這是爲何。這。這。那是爲何。請夫人恕免了罷。老人嚇得幾乎落了膽。不敢聲張。惟有懇求饒放。麗查道。噯呀。這個一點也毋須著急。只須將那話重說一遍。就得斷然沒有。叫你受累的事。凡百事情。總有我在呢。老人道。哦。恁地麼。任是單說那話。是啊。總求夫人饒了老人罷。麗查聽了。有些不自在。氣色略爲停頓一會。又道。你若不說也罷。但你既往聖息齊道場。試問你却爲什麼來。你且仔細想一想。第一層你知道那件事。却並不告訴於人。使愛蓮姑娘很好的人。無端受了不白的冤枉。今生今世也。

洗。刷。不。清。我。那。天。已。和。你。說。過。知。而。不。言。該。當。和。他。們。惡。人。同。罪。今。天。我。叫。你。說。正。是。你。極。好。懺。悔。的。機。會。你。還。害。怕。什。麼。依。舊。不。說。麼。你。既。說。愛。蓮。姑。娘。受。了。沈。冤。只。恨。不。能。替。他。救。助。如。今。華。息。利。正。兇。現。在。你。老。實。說。了。出。來。不。但。愛。蓮。姑。娘。萬。分。感。戴。於。你。就。是。我。也。很。敬。重。於。你。好。將。這。件。事。辦。個。澈。底。分。明。可。知。你。是。最。要。緊。的。見。證。人。任。是。吃。到。官。司。上。到。公。堂。也。斷。然。少。你。不。得。偷。若。你。不。當。面。證。明。試。問。愛。蓮。姑。娘。的。冤。讐。怎。樣。能。得。洗。刷。他。冤。讐。既。不。能。洗。刷。試。問。你。向。神。主。懺。悔。可。能。懺。悔。些。什。麼。來。你。且。細。細。估。量。估。量。著。只。須。你。一。言。之。下。愛。蓮。姑。娘。的。苦。難。災。危。就。此。解。脫。如。今。你。執。定。不。說。難。不。成。你。存。著。歹。心。只。顧。自。己。別。人。的。事。不。關。你。痛。癢。就。一。點。不。管。他。麼。你。若。果。然。那。樣。存。心。任。是。天。天。到。聖。息。齊。神。前。終。不。能。超。升。天。國。萬。古。千。年。依。舊。是。帶。著。罪。惡。之。身。這。其。間。的。因。果。是。斷。然。不。錯。的。你。活。在。這。世。不。肯。救。助。他。人。到。那。世。怎。得。神。主。的。救。助。著。啊。你。總。該。懂。得。這。個。打。定。主。見。原。來。俄。國。風。俗。極。信。神。主。當。時。有。幾。句。諺。語。道。人。生。在。世。不。拜。聖。息。齊。道。場。死。了。必。定。墮。入。地。獄。這。個。情。形。也。

和中國愚人崇奉仙佛有什麼因果報應一般。但外國信神却是講實在守道爲善。救世濟人。中國信佛是單學些念佛誦經塑泥拜像專做那形式上的榜樣於佛教的根柢真味連夢也不會做到這個。你道可笑。我道可憐。閒話休提。當下季老人聽麗查警戒一番。自是不能再爲推託。隨即向麗查立下一個誓。准照吩咐而行。麗查見老人答應做見證人。於是又用一番心思。想季老人和華息利近身的方法。轉眼過了七天前後。那一天季華二人正在相聚閒談。麗查假做無意闖了入去。

第十八回 誘供

麗查到得裏邊。夾著問道。華息利。你從前在馬羅叔老爺家服役。那是什麼時候的事。那賊膽心虛的華息利。陡然不防聽這一問。怎能不暗暗動起色來。答道。小人原在馬老爺家養過馬。那時是四年以前。麗查道。哦。你在那裏時候。馬老爺還在世麼。華息利答是。麗查道。哦。哦。是啊。是啊。記得聽說馬老爺身故三日。你正在他家伺候。咧。華息利又答是。但臉上顏色早已變換起來。惟有將頭回過去。只苦沒處躲避。麗

查又道。恁地馬老爺在什麼地方去世。你總該知道的。華息利道。夫人問什麼地方。麗查道。嘆他臨終斷氣在什麼地方。華息利支吾道。若說在什麼地方。是打外面回家之時。却好斷了氣。麗查道。或是半路上。或是怎樣。那時你老爺可有什麼話。沒有。華息利答。老爺始終不曾說什麼話。麗查又問。自從出門直到回家。約莫有多少時候呢。答。那却不記得了。又問。出門是什麼時候呢。答。約略記得。那晚六下鐘前後。麗查道。六下出門到家時候。聽說不已。是十下半麼。恁地時不過一里光景。路却耽擱了。四下半鐘。長久說到這裏。直釘眼看著華息利面顏。華息利道。那回原是往穆羅若家裏去的。又問。以外可曾順道往那裏去麼。華息利見麗查問得蹊蹺。越說越是有因隱。隱覺得一場大事已露了端緒。那裏還能安心。連呼吸的氣也亂了。旁邊的季老人見這情形。雖說於己無干。但不知以後究竟結局怎樣。也不由得胸頭。亂起來。禁不住好好坐著的身體。有些微微竦動。只聽華息利又答道。是。並不曾往別處去。麗查又問。確是這般麼。答。是。麗查道。你那晚不曾看見這位老爺麼。嗚。你原

來。不。知。道。老。翁。好。端。端。在。樹。叢。中。你。們。所。做。的。事。他。都。親。眼。目。親。咧。你。們。所。說。的。話。他。都。親。耳。聽。聞。咧。華。息。利。聽。了。這。話。好。如。揮。刀。閃。電。一。般。將。極。銳。快。的。眼。光。向。季。老。人。瞥。了。一。瞥。但。却。並。非。憤。恨。老。人。乃。是。按。捺。不。住。驚。怕。得。連。臉。相。也。大。變。了。隨。勉。強。道。可。是。這。季。柯。那。說。那。樣。的。話。麼。唉。季。柯。那。你。和。俺。有。什。麼。讐。恨。却。誣。罔。俺。來。著。啊。敢。說。那。樣。話。啐。倘。若。一。經。說。出。且。瞧。瞧。你。的。老。命。莫。想。再。活。在。世。間。那。邊。心。軟。膽。怯。的。季。老。人。到。得。這。時。也。不。能。再。爲。隱。瞞。翻。悔。却。道。怎。麼。說。！一。經。說。出。不。能。活。在。世。間。！這。話。真。正。可。笑。你。須。留。意。著。莫。自。己。短。命。反。比。我。早。死。了。華。息。利。道。怎。麼。怎。麼。怎。麼。講。！老。人。道。俺。那。晚。原。是。往。樹。林。中。拾。取。柴。薪。不。料。來。了。你。們。所。做。的。惡。事。我。一。概。眼。見。到。底。穆。羅。若。先。到。等。待。你。却。牽。著。馬。車。後。來。你。兩。箇。一。同。擡。馬。羅。叔。老。爺。下。來。身。體。容。貌。也。不。成。模。樣。將。他。安。放。在。雪。堆。之。中。那。是。如。何。你。們。所。說。的。話。我。句。句。聽。得。這。時。若。要。說。來。一。時。也。說。不。盡。那。一。晚。的。事。情。除。了。地。下。的。雪。天。上。的。月。和。那。馬。車。上。的。馬。以。外。再。沒。一。箇。人。知。道。獨。有。俺。季。柯。那。不。但。知。道。而。且。在。場。目。親。俺。

願做箇現成的見證人。伯爵夫人若是出場控告到官，你們那裏還有逃遁的路……

……華息利這一下子，猶如身沈大海，永遠不得翻身。那時麗查反倒和顏怡色，道：華息利事雖如此，但你却不是下手正兇。我也知道就是辦起罪來，也自爲從減輕。但若隱瞞著不老實說來，那簡直和謀殺家主的正兇首惡穆羅若一同處罪，不能免那重刑。你估量估量，既有了見證，現在就任你怎樣抵賴遮掩，也是不能趕快好好招認你的罪。自能從輕，那不好麼？你若老實對我說明，我可憐見你也替你略略盡些兒力，幫扶於你。你遭遇好時，或者能斷箇無罪，好好釋放回來。華息利一面聽麗查說，一面知道無可遁逃，早已打定主意，答道：夫人既已知道，小人自必老實說來。主人馬羅叔被穆羅若妻子飲了什麼東西，實在不知道。小人駕著馬車，正要回家，到得樹林之中，不料穆羅若已先在等候。當下來到馬車前面，一把攔住，說將老爺擡下來，安放在雪堆裏。小人說那樣事做不得，他就颺的取出批斯脫爾手槍，緊對著小人說：若不聽從，立將小人打死。小人雖則害怕，不敢應許，無奈當時萬分

危險。倘若違背了他。立刻變成礮灰。沒有法子。只得勉強答應。這就將老爺擡出。只見老爺猶如喝醉了酒。睡得很沈。約莫在雪堆裏躺了一下多鐘。身子一動也不動。料想不是毒死。也便凍死。哪老爺爺可不錯麼。季老人道。唔。雖不大錯。却還有小錯。華息利道。怎麼那裏錯了。老人道。你會收受了。一百盧布。華息利道。唉。是啊。那時原是這樣約定。老人道。但只約定麼。華息利道。後來纔給我的。老人道。恁地可也一般。華息利道。是啊。一般一般。老人道。又何消說得。那時麗查半响不開口。端端正正向著華息利。華息利已有些膽小下來。說道。噫。夫人哪。如今小人老實招了。總求夫人發箇慈悲。小人並非見了。一百箇盧布。眼紅貪財害命。實因要逃自己的命。沒有法子。勉強答應。穆羅若幫忙。却没有事前知情。和與他同謀的事。噯。小人說不出的。後悔。咧。麗查道。哼。你若當真有心幫護主人。任是挖肉流血。也不能不上前攔阻。第一層爲愛惜自己性命。竟變了心腸。做那歹事。又得了銀錢。那就是大大的可恨。你的罪。已是極惡。難容。誰也不能原諒。赦宥你。如今你既說悔悟。前非盡情招認。我什麼。

話也不多說了。但則還有一件。你既能招認。必須更到官自首。纔好。華息利聽了這話。臉色忽地發了青。徧身陡然發了顫。半晌答道。小人這一下子。必定照樣充軍。到西伯利亞了。麗查道。噯。那箇有我在呢。定然替你想箇方法。叫你逢恩赦免。只要你好好的自首。便是。華息利道。哦。小人知道了。但求夫人竭力救助。聽憑夫人指導。吩咐小人委實。如方纔所說。自從做那件事以來。天天晚間。總是不安睡。幸蒙夫人厚恩。今天就覺得神清氣爽。大與往日不同。哎。啣。從此還壽命延長。咧。麗查道。神主斷不罰那知罪的人。更不罰那悔過的人。但以後你須替馬老爺的夫人。大大用些心力。前去幫助。華息利道。遵夫人命。定然拚著一生性命。去做麗查道。好哇。今天也沒別話。你就此出去便了。華息利應聲出去。麗查也要起身。季老人道。夫人。老人要往聖息齊道場。求夫人允許。則箇麗查道。准你前去。你放心便了。季老人隨後也就出去。不表。看官可知。華息利那箇人。性情本不是良善之輩。但也不是什麼犯了殺人大罪。一些不眨眼的兇人。只因被穠羅若脅迫幫兇。出於無奈。這纔聽人做了這

件惡事。就是受那一百盧布。也是當場無可如何。偷或不收。穆羅若也不肯放他過去。爲因做了這事。心裏又是悔惡。又是懼罪。日裏不得安夜裏不得睡。這幾年不斷的暗中苦難艱危。想起那一百箇盧布來。真是大大的不上算。如今被柯夫人查究。雖則招認出來。愧悔交并。但比那樹林中披斯脫爾向他。他心裏害怕之時。到底光明正大得多。招認之後。就神清氣爽。身子如在青天白日之下。世間不論什麼事也沒那樣快樂。如今只願望柯夫人恩宥。辦了無罪赦免。這一天見了柯夫人出來之後。獨自出門往村頭一條河沿。信步游玩。正在走著。忽聽得背後有人呼喚。他連忙回頭一看。原來穆羅若牽著一輛小貨車。望著村裏回來。華息利陡然見他。猶如遇見虎狼一般。覺得他是不知怎樣一箇惡漢。自己簡直不敢和他覲面交談。當下意欲避他。回過身子。搶步就走。穆羅若道。噲噲噲。且待著。華息利喝喝噲。叫你待著。啊。華息利不得已。問道。什麼事呢。穆羅若道。事是沒有。這箇俺們又不是外人。怎的你見了俺。却要逃遁。咳。咳。噲。你逃遁却是爲何。須與俺箇道理。華息利道。我爲什麼

要逃遁。爲因有緊急事啊。穆羅若道。胡說！你有什么麼緊急事。這幾時你不是在柯家莊子上麼。那夫人利害著你的肉。瞧著被他吃了。去。你可要加倍留心纔好。咳咳。噲。當真啊。華息利道。留心什麼。穆羅若道。那厮是羅刹的女王啊。那一件！那箇！華息利不禁冷笑起來。穆羅若道。這有什么麼頑兒好笑。你當真不在意麼。華息利道。我著什麼急。到得要敗露時候。總須敗露啊。穆羅若叱道。莫說那討厭的話！俺瞧你樣子也變了。噲。噲。怎的你忽然做作古怪起來。俺却不估量你到這箇田地。你若沒有他意。也不該這等行爲。華息利道。怎麼能有那些行爲。穆羅若道。既如此。你爲何這樣面貌形容。華息利道。你不知道。我這幾天心境非常不好。穆羅若道。恁地麼。那箇不好啊。還是有病。還是怎樣呢。俺們許久不喝幾盃。却好那邊有很好的酒家。哪快一起去罷。華息利辭道。難爲你。今天委實有事。不能陪你做夥兒。穆羅若道。哼。這又奇了。竟不和俺去麼。當下再三挽留。華息利只不聽。却轉過灣路。向他作別而去。穆羅若看了。不懂。再也猜不出他是什麼緣由。只得縐著眉頭。依舊牽了車子。指

著家門悄悄而回到得門前。他妻子穆家的已在等候。見丈夫臉色不同尋常。問道：「你外邊遇見什麼事。爲何氣色不好？」穆羅若道：「方纔半路上遇見華息利那厮。他妻子道：那畜生却怎樣？」穆羅若隨將方纔的事說了一遍。他妻子也緊鎖眉關道：「那却難咧。那厮心裏藏著什麼事。誰知道他你必須留意纔好。」穆羅若道：「是啊。總要預先想箇法子說著。」夫婦兩箇一同走了內室。好半响不說話。一會忽地交頭接耳。不知低言些什麼。約莫有一點鐘之久。只見穆家的飄然走出房去。望後面廊下出了。愛蓮住房旁。打門口窺探裏邊模樣。又繞到園門口。恰值愛蓮帶了兒子列幾。正要出來散步。洗上前說道：「喔。夫人出外運動散步麼？」小主兒今天……愛蓮道：「怎麼。你可有事麼？」穆家的道：「是那箇夫人怕人咧。若是出去散步回來。請夫人到那邊隨喜隨喜。那一天已經告知夫人。那箇一口井啊。如今裏邊水漸漸減乾了。夫人牧場上的牲畜。沒有水喝。很爲受苦。今番必須用那引山龍。將河裏的水引些過來纔好。是啊。就請夫人過去查看查看。」愛蓮道：「哦。哦。既如此。待我回來時。繞道前去。」

看視。原來這一天是禮拜六。傍晚時候。村裏民衆。大家照例的聚集市場。進浴室洗澡。俄國風俗。不論什麼所在。到處都有浴湯鞦韆等類遊戲之物。是居民不可少的東西。因此禮拜六這天。浴室裏非常熱鬧。任是那一家門口。都擁擠得嘈雜不開。後來。沒了插足之地。

第十九回 村闕

愛蓮帶著兒子。散步回來。一手握著一束野花。一手牽著列幾。緩步躑躅而至。見村裏人聚集得熱鬧非常。心裏很爲煩躁。更加上些鬱鬱不快。他想村人那樣疏遠我。討厭我。我是對著神主一點沒有慚愧之心。却怎樣奈何我。一面想著。一面望人衆之中。略略點頭招呼。挨擠過去。但總覺得臉上燥熱。胸頭煩亂不止。但願早一刻過這難關。就早一刻爽快。眼睛毫不斜視。急急走著。不料兒子列幾。忽地停步不走。叫道。母親這裏有口井。咧說著。隨即躡上前去。愛蓮跟隨在後。望井裏張了一張。果然。穆家的說話不錯。井水幾乎乾了。不禁喊道。果然。唉。這真大壞了事。想必別處的井。

也是如此了。列幾道母親。俺們再往那邊去瞧瞧。說著搶步望前。先走。愛蓮自然也跟著另到一口井旁。呆望著下面。看旁邊許多村人。見他母子行逕。都稀罕著攢聚。攔來內中一箇。插嘴道。這是怎麼著。儘著看那井。不是可笑的事麼。這話一經出口。許多人一閃而笑。擾攘不堪。又有一箇道。怎麼。可是在井裏禱告。井神麼。那兇人惡黨。怎的心思。恁地巧妙。今番又要謀殺誰人。拿著花朵。看著井中。那定然是禱告。斷然不錯。又一箇道。大半是這般。還有什麼別事。任到什麼所在。誰不知這一箇匹婦。很心。衆人帶嘲帶罵的談講。把洗澡的事也忘記了。却牽手並肩。都將眼光射在愛蓮身上。這說話所在。原來左邊就是一家浴堂。浴堂伺候的人。聽見外邊人衆嘈雜。出來喊道。噲。列位客人。快些請進來洗澡罷。大衆聽得。這纔漸漸散了。愛蓮隨也領了兒子回去。不料這一天夜裏。列幾受了感冒。竟自發燒起來。來勢很有些利害。愛蓮通宵看守到天明。不敢懈惰。第二天早上。依舊寸步不離牀榻之旁。到得九下半鐘。只聽禮拜堂祈禱的傳宣鐘。第一次鐺鐺搖響。愛蓮例應到堂。這天爲因兒子害

病不能前去。單留下一箇女婢。餘者家下人等。一概差遣他們出去。自己却儘守護著兒子。自從天明之後。列幾漸漸睡熟。到得這時。已是一覺醒來。看了看氣象還好。並沒怎樣危險。愛蓮隨即起來。更換衣服。在窗前一張椅子上坐下。却眺望著外邊的人。三三五五。都朝著禮拜堂那邊走去。後來見人衆益發多了。簡直和出兵列陣一般。擦背摩肩。如潮如水。正在挨擠不開。那時忽見一箇男子。顯露出來。不知爲何。一面叫喊。一面望人叢中攢了入去。又不知爲何。忽然他旁觀四周的人。簇擁著圍住了他。立刻如銅牆鐵壁。水洩不通。愛蓮正在詫異。還沒開口。牀上的病孩列幾先喊道。母親那邊爲什麼那樣熱鬧。愛蓮道。爲娘也不知道。想必內中總有緣故。說著。又回頭望那邊去。却見許多村人。不知聽那男子說了什麼。箇箇激勵起來。一霎時轟轟亂亂。大有洶洶用武之勢。愛蓮放心不下。連忙命婢女出去。看是何因。這裏列幾又喊道。母親咱們去看啊。可有什麼有頑兒的事。愛蓮道。噯。不好。你那裏能見得風。萬不可就此出外啊。列幾道。母親。恁地到底爲著什麼事呢。愛蓮並不回答。雖則

不知是爲什麼。却只遠遠地留意望著。可怪那衆人的眼睛漸漸都轉過來向著這邊。也有指手的。也有畫腳的。也有張口謾罵的。罵的什麼。却聽不出來。愛蓮始終不解其故。但想那些厭惡我的村人。總有什麼事故。他見事機不妙。趕急將窗戶關閉好了。那時聽大衆的喊嚷之聲。益發高大。列幾又叫道。母親到底怎麼樣。愛蓮依舊隔著琉璃窗。望外張看。那時大衆漸漸已闐近自家門前。咦。怪哉。那一箇男子。直是煽動衆人。有意尋釁。但不知借著什麼根由。敢妄爲如此。原來這一天早晨。村人睡醒起來。眼見一樁可怪的事。又受了可怪的損害。你道爲何。昨天夜間。忽然本村有幾家飼養的狗。無端死了。有的雞也死了。有的山羊也死了。有的牛也死了。其餘別的牲畜。都有無故猝死。死了再救不活的。村人箇箇起了疑心。都說是因昨天馬羅叔妻子。在井裏禱告而起。那一箇男子。一經捏造出口。那些蠢愚的村人。那一箇不相信。登時把憤恨愛蓮的心腸氣焰。加上一百丈的高。一下子。大家擾攘著一闐而至。只聽一箇喊道。是啊。是啊。昨兒晚上拿著花草帶了孩子。凡是村裏的井沒一

處不到沒一處不着。望却暗地灑下毒藥，意欲害盡村人。那厮身上不斷的藏著毒藥，第一回就謀死他當家的。這一回又要謀殺兒子麼？又一箇喊道：「今番簡直要滅盡俺們了！」又一箇喊道：「毒藥那東西是那厮一生的事業，只想每天夜深時候，他二層樓上總是燈火熒熒映出窗外，那不是配合毒藥，却爲什麼來？」又一箇喊道：「今天禮拜堂也不到他在家，正好下手配藥咧！」又一箇喊道：「你們說來說去，亂嚷亂鬧，莫要鬧錯了，不是馬羅叔夫人麼？」又一箇道：「咱們只打將入去，管他什麼鳥！」又一箇道：「誰敢打將去？」話聲未了，早有一箇年輕暴躁的，撲的跳上前去，大喊殺了罷休！這一聲一出了口，緊接著一片殺啊！殺啊！之聲，轟震天地。那是約莫共有六七十人，摩拳擦掌，擁到愛蓮家門前，裏邊的人怎禁得那樣洶洶之勢，早已嚇得落了肝膽，箇箇不知往那裏逃了出去。單留下愛蓮母子二人，外邊的村人早則拾起拳脚，捶打大門。那時危險萬狀，性命關頭，誰知愛蓮牽著兒子的手，並無恐懼之色，反倒走到門口，衆人見他出來，益發性起，又是一陣吶喊道：「殺啊！殺啊！幾乎嗓子」

也叫破了。愛蓮不慌不忙，嚴嚴正正向他們睨著，大聲問道：你們列位爲著什麼事！大衆見愛蓮說話，暫是靜下來側耳聽著。及至他把話說完，又喊道：住了！打死啊！磔死啊！撲倒啊！那很心的大惡人！四面八方如轟雷霹靂般嚷罵過來。但却還沒人敢上前動手。愛蓮又道：我有什麼事，干連列位。若是有罪，列位總該知道明白。將緣因細細說來。只聽一箇道：哦哦。若要說明緣故，且待俺說與你聽。原來說這話的，是一個年紀五十以來的中等男子，擡頭看著愛蓮道：你麼？昨天在村中井裏放下了毒，哼哼。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如今村裏牧場上的牲畜，吃了那井水，不論是誰家的，到得今兒早上，箇箇都死了。試問你爲什麼要結那樣很毒奇異的冤讐？哼。請你說來。愛蓮聽了這話，倒有些難以辯解起來，問道：那事可有什麼證據？大衆被這一問，陡的發了呆。但則那首先造謠生事的男子，原說昨天愛蓮看望井中，正是爲此，好似有憑有據一般。他們雖聽愛蓮問話，總道他巧言善辯，那能相信。隨有一箇答道：你說沒有藥袋麼？只看那些牲畜，凡是喫你看過的井水，沒一箇

不死。那還算不得證據麼。任你怎樣說法。可知總是你下了毒。斷然不致有錯。愛蓮隨後又逐節向他們辯論。總是無益。末後仰天高聲喊道。神主啊。人間什麼事。神主也知道我。但求神主昭昭明明的審斷衆人。見他這樣。依舊道。他掉蛋。仍然滿口大罵不休。那時不料穆羅若忽然打人叢中顯了出來。大聲叱道。燒了便罷。燒了他的家便罷！這喊聲未了。一片燒死燒死之聲。連天而起。衆人猶如只等穆羅若號令似的。及至他一聲高叫。霎時間也有拿木片的。也有拾樹枝的。一齊堆在窗戶下面。梁積起來。又吶一聲喊。只待動手放火。愛蓮到得這時。便將害怕的兒子列幾拉近身旁。預先防護自己。却冷眼旁觀的看他們動手。正在危急之際。忽地遠遠有一輛馬車。駕著兩頭大馬。風馳電掣般駛了過來。唉。誰啊。愛蓮蹶一蹶脚。當先眺望。一轉眼間。馬車攔開野草般的大衆。直到馬家門外石階下面。停住。車門一响。刷的裏面走出一箇人來。乃是柯家伯爵夫人。隨後又有舊病初愈的老人。季柯那。踉蹌走下車。沿上還有馬夫華息利。一面駕車。一面保護前來。這一下子。把那些放火燒家的。

村人。瞪著眼珠。僵著脖子。自己也不知何故。好似特地前來。排班列隊。迎接這位柯夫人。當下麗查先發制人。使他們鎮定。發出清而又朗的聲口道。列位鄉人。這是怎麼說。馬夫人。若是有罪。自有王章國法。前去懲罰。斷不能平白煩你們的手脚。況且你們也沒有絲毫干預的權利。倘然游手好閒。妄動肇禍。不論誰人。須預備著往西伯利亞前去游歷。這一句話。不說猶可。一經說出。大眾早已嚇得膽戰心寒。猶如眼看著麗查手拿洋槍。裝足彈子。緊對著向他們轟擊一般。但因當時人多手衆。依然不屈不撓。有兩箇齊聲說道。俺們怎的平空能到西伯利亞去。若是要去。還該馬羅樹夫人先去。試問他昨天晚上。將毒藥散在村裏井中。這事到底有啊。還是沒有。如今夫人却說這巧妙的話。來嚇唬俺們。俺們因爲他要害俺們性命。這纔商量妥帖。前來先取他的性命。不料夫人反倒恁地說法。那不是大大詫異的事嗎。這話說出以後。在場的人。箇箇贊和道。著啊著啊。正是如此。這話真正不錯。麗查道。哼。原來你們因爲愛蓮夫人在你們井裏下了毒藥。特來取他性命。可是恁地說麼。一箇答道。

夫人還怕不知嗎。又一箇道。那不是忍心害理麼。麗查道。話雖這般說。但那井裏下毒藥的。倘然不是愛蓮夫人。查訪出別的犯罪人來。你們也照樣取他性命麼。大眾聽這一問。不知麗查是什麼意思。沒一箇人回答。麗查見了又道。你們可怎樣快些。回我話來。一箇假意問道。可是說另有罪人。不是馬夫人麼。麗查道。正是。另有罪人。我若指點出來。你們須立刻上前捉拏。話聲未了。大眾登時如潮水般鬨動起來。喊道。若不是他。試問這村裏還有誰人受這冤屈。一棒聲亂嚷亂吵。幾乎聽也聽不分。明一會。大家又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暫時鎮靜。麗查於是高聲大叫道。那正犯罪人。乃是穆羅若夫婦。兩箇這一句話。驚得大眾差些兒發呆。麗查又道。這事我須不是捏造謠言。現有兩箇見證人。能設作證。喏。你兩箇快當著大眾之前。立下箇誓。說猶未了。早有兩箇人撲的走出大眾面前。

第二十 案發

大家一看。跳出來的兩箇。乃是老人季柯那馬夫。華息利。隨聽說道。我等對神立誓。

伯爵夫人方纔說的話絲毫不假。我等願爲見證。華息利道穆羅若用毒藥害死主人馬羅叔。可憐在冰雪之中淒淒慘慘的凍死。季老人道。我季柯那是親眼見的他。的罪斷不能逃遁。穆羅若自己下了毒手害死主人。却將罪惡一概誣陷在主婦夫。人身上。真是十惡不赦的大罪人。華息利道本村衆鄉人再不知這箇袖裏更不曉。這件隱情。只把惡名指定了夫人。誰知真正謀殺主人的穆羅若。反安安樂樂活在。世上。他爲人委實奸詐巧妙。咧且說那時羅刹魔王的穆羅若。意外遇見敗露這事。真是前生做夢也想不到。他妻子眼裏起了血筋。反走到麗查面前說道。這兩位假。話說到那裏爲止！你說將罪誣陷他人。那是這兩人所爲的事。原來要誣陷他人。連見證也預先準備下了。像夫人這樣人要唆使他們說那樣話。我想也大大的不。像著啊。爲了什麼起那樣歹心和俺們爲讐誣俺們犯罪。請問昨天天下毒在井裏說。是俺們做的。可有什麼切實的證據。馬夫人既沒有事。試問他平空向那井裏看望。却是爲何。列位鄉人總該仔細想想。大家知道著啊。著啊。這樣的人若是活著俺村。

裏人的性命一箇也莫想脫逃。列位，怎不快些想箇法子。穆家的說了這番話，那些本來疑心不解的村人，忽地又喧嚷起來，要焚燒馬夫人，身家性命，這一下子把箇愛蓮氣極了，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已是氣絕模樣。麗查連忙過去扶抱著，一面喊道：「噲，若要焚燒你們，須連我也一起在內！啊，村人一想，麗查畢竟是皇帝陛下也加恩寵的人，單怕後來災難到底沒人敢上前下手。麗查又大聲叱道：『我借著皇帝陛下御名發一箇號令，你們趕快將這毒婦和穆羅若一同捆縛起來！』穆羅若兩口子見來的不是路，只得縮身夾入大眾人叢之中，意欲趁此躲避。不料那時氣喘吁吁，跑到了柯家，僕人福華斯見了夫人，手指著那一方，話也說不出。麗查擡頭一望，只見東邊樹林陰裏，塵土蔽天，如水如龍般，又飛駛過來幾輛馬車。村人也箇箇回頭探望，眼光一閃，車裏跳下來好幾箇裝服嚴整的警察官，不問因由趕上去，將穆家兩口兒雙雙擒拏，捆住這裏，厥了氣的愛蓮已擡入家門之內。好一會，纔漸漸回醒過來，睜開眼睛，看著旁邊立著的福華斯，問道：『怎麼樣了？』福華斯道：『如今請不必』

著急了。那歹人已被官司捉了去。這箇檔兒。麗查見外邊大略鎮定。也就走了入來。愛蓮見了。忘其所以的掙扎立起。喊道。麗查嫂嫂……：……欣喜之餘。又哭得不可開交。麗查等自然竭力解勸。不必細表。且說到了這年夏末秋初。穆羅若夫婦經官司審明判斷。定下發往西伯利亞罰做鑛山苦工的罪。從此愛蓮積年沈寃也自昭雪。村裏人這纔翻過從前的憎惡怨毒。因他屈受冤枉。反倒替他哀憐。那一片敬重他的心腸。依舊如他丈夫馬羅叔在世一樣。這裏愛蓮和麗查二人。自從辦理此案之後。益發剖肝瀝膽。親愛得形影不離。先前一家人幾乎分做兩家人。如今兩家人又并做一家人。模樣真是相扶相助。共樂分憂。好不融融洩洩的有趣。到得穆羅若夫婦定案之日。愛蓮又到麗查莊子上來。兩人促膝談心。直到夜深。還不曾散。原來這時愛蓮的身子。已是光天化日。魚躍鳶飛。心裏猶如中秋明月。一點雲翳也沒有。但則穆家兩口。充發往西伯利亞這件事。反觸起麗查舊恨新愁。說話之間。不知不覺又是憂形於色。愛蓮勸慰道。嫂嫂難怪心煩。但這也無用焦躁。我哥哥和兩箇相好

至友。雖在邊土。自從得你厚意。關切招呼。大家都安安樂樂的過著。並沒有什麼不自在之處。嫂嫂既那樣好心相待。他們自必感激萬分。遠遠的致謝。又加我哥哥須不是不懂情理不分黑白的人。以前的事。我無一無二。都告訴哥哥說了。信也不知去了幾封。昨天那邊又有回信來。還再三叫我向嫂嫂道謝。想他心裏不知怎樣歡喜。咧麗查聽了。暗想我丈夫若果然歡喜爲什麼。我這裏從那回起至今沒有第二封信來。料想他怨恨我的心腸。還是不曾消釋。咧愛蓮接著又道。他信裏又說從今以後。聖彼得堡伯母那裏。也必然有感謝嫂嫂厚意的信來。想必不遠就到了。咧查低頭俯首。暗暗向愛蓮行一箇謝禮。愛蓮又道。嫂嫂可知道麼。聖彼得堡地方如今嫂嫂的聲名。非常高大。連兩位陛下也常常說起。聽說不久就要褒賞嫂嫂。渥沛隆恩。咧爲因這箇緣由。目下嫂嫂若是回到京城去。那些交際場中。不知怎樣的歡愛尊敬。這是可以想見的。咧查道。我眼前並不回京城去。愛蓮驚道。啊呀。嫂嫂還在哭泣。却是爲何。咧查被他一問。反倒掩著臉面。當真嗚咽起來。不能回答。愛蓮非常怪

詫。猜不出麗查究竟是什麼原因。原來麗查暗想從前在京仰蒙御斷時候滿城鄉紳士女箇箇輕藐於他。當他是女流之中最低下卑賤的人。及至入了柯家門第。做了伯爵夫人。飲恨吞聲。只悔早日不死。活在世上。做那第一毫無生趣的人。爲因蒙了恥難辱。以忍受這纔避到這鄉村田舍之間。借那莊屋圖箇安身樂命之所。豫備著過一天算一天。悠悠忽忽度這殘生。如今意想不到把那污名轉過來。變成嘖嘖令名。萬人欽仰。他聽愛蓮說到這話。一時萬感齊來。填胸觸腦。因此上禁不住哀傷。漣淚漣下。淒切了一會。說道。姑娘不知。大凡世間的人。但能知道我的心腸。我見了不知怎樣歡喜。如今最隱痛的就是我。這心腸不能傳到西伯利亞。叫伯爵信我。爲真恁地時。任是外邊人怎樣褒獎敬重。於我我不能得。家主人的歡心。可知就有好聲名也。和沒有一樣。我捧著這一身替柯家盡心竭力。須不是單博外間人褒獎敬重的。啊。愛蓮道。麗查嫂嫂。原來你到底估量我哥哥是那樣硬心腸麼。麗查道。自從結婚之後。他不是爲了我氣憤得不開交麼。愛蓮道。嫂嫂。你說我哥哥恁地。你自己可

當眞愛著哥哥麼。麗查道。可不是。我怎能不愛他。這是神主和皇帝陛下賜給我的。丈夫我任到何時任往何處也該有終身隨從他的義務。因此我心間有一件難以形容的心事。雖則和姑娘說來實也萬分可恥。他們一夥兒三人之中究竟在我身上犯罪的是那一箇。我至今也不曾明白爲了這箇伯爵或者始終懷疑不願留戀於我。這其間我怎能得知。若果然這般我不是石沈大海終身沒有一點指望麼。愛蓮本來不知道這起情形也和外邊人一樣。想陛下必然判斷得一點不錯。再不道內中還有疑案隱情。今日親自聽麗查說出這一段祕密的事。不由得暗中大爲驚駭。說道。如此我哥哥對著嫂嫂可曾說什麼話麼。麗查道。任是我探問他幾回。他只說沒甚緊要。無須講那些話。到底也不露一言。愛蓮道。啊。他須不是那樣偏性之人。內中必定另有道理。啊。咧。好咧。從今以後嫂嫂無須耽憂。有我在著儘可向他私下盤問。待我探得真情。自必老實告訴嫂嫂。我趁此也好稍微報答些厚恩。斷然沒有不出力的。嫂嫂若果然將親妹子看待。我就請把實情仔仔細細對我說來。麗查道。

難得姑娘一片誠心。既然不拋棄我。肯替我盡力。我這一生或者還有重見天日的時候。也未可知。愛我總是生來薄命。以致處處遭那不幸！愛蓮再三向他安慰勸解。又談論些別話。就告辭回去。到得家裏。拿起筆來。就寫下一封極長的書信。又要寄與西伯利亞他哥哥。不料這封信未到西伯利亞之前。忽地聖彼得堡又起了一樁大事。你道爲何。原來就是叫那警察總監克利努將軍做他走狗的夏狄那公爵夫人。有一天早晨。麗查正和愛蓮同吃早點。只聽得外面有歷歷落落的馬蹄聲音。兩人出於意外。側著耳朵靜聽。接著又聽有人急急忙忙走入膳廳上來。一看原來是福華斯。見了夫人。啓道。外邊夏狄那夫人過來請見。麗查詫道。夏狄那公爵夫人！……爲何來到這裏。……你且領他到客廳上請坐。福華斯道。不知有什麼情節。馬車上載著許多行李什物而來。好似搬家一般。看來是要在這裏長住的呢。！麗查道。這是爲何。我實在不懂。福華斯道。唔。但是的確是那模樣。當下兩位夫人面面相覷。不能懸斷。一會。陡聽愛蓮道。哦哦。我明白了。他是從李召夫家出來的。想

必於他兄弟李召夫身上。有什麼事故。麗查道。我却也恁地想。但不知可是不是說罷。匆匆走了出去。夏夫人一見麗查。連忙上前行禮。分過賓主。在一張長靠椅上坐下。先開口道。久違夫人的面。直到如今。總不得見。夫人的聲名物望。我却常常聽著。先前在京城。不曾和夫人招呼。實是失禮得很。至於夫人竟有偌大的才識賢德。更是我意想不到的啊。麗查道。何必過於客氣。但不知今天夫人駕臨。可有什麼緊急要事。夏夫人道。爲因好幾次接到西伯利亞來信。總說承蒙夫人高情關顧。非常周到。真是連我也感激萬分。想到這裏。忍不住要出幾點眼淚。因此總想和夫人見見面。親自表表感謝之情。這心腸也起了許久了。今番特地前來。不但是自己一件。還有令伯母柯夫人和薩開那子爵夫人。都順便託付於我。代他們一併道謝。另外還有一件要事。就是那西伯利亞夫人不知咧。那地方目下有疫症。傳染很爲利害。舍弟們也害了那病了。麗查聽了這話。吃一大驚。悚然不安。兩肩也聳了起來。

第二十一回 赴配

麗查還沒回言。夏夫人又道。更加那裏醫生也沒有。只得雇箇婆子。伏侍伏侍。料理湯藥。還是靠不住。只索幾箇同害病的大家。互相看護。照料著。麗查心裏益發突突的跳。好一回。纔道。夫人既是如此。特地前來。難不成我能彀有什麼用處麼。夏夫人道。却有必須拜煩夫人的。如今他三人性命都有些可危。除了求皇上特下大赦恩典。再沒別法。這箇必須請夫人到陛下。駕前盡情陳奏。拜求君恩。纔有箇指望。要不然俺們是一點也無用。只索聽天由命。這件事。令伯母和薩夫人也一併託我前來。奉懇。但求夫人見憐。屈駕進宮。一遭麗查隨卽答應道。既如此。只得前去照辦。但怕我去。仍是無用。那就難了。如今依夫人所說。情願趕早引見陛下。夏夫人道。若是恁地。定然能蒙允許也。毋須……麗查道。既是要去。須一刻也不好遲延。我立刻整裝動身。夏夫人聽了。不覺驚服。非常暗想。我方纔說罷。他就立刻要去。這是何等爽快。何等義氣。何等熱腸。再看我自己。爲了收拾行李。已整整耽誤了一禮拜之期。相形之下。真是萬分不安。慚愧無地。夏夫人正在想著。麗查早已退入裏間。單單帶了。

些必需的物件。一面叫愛蓮出去代爲招呼遠客。一會麗查換好衣服。重又出來說道。甚爲失禮。還求原諒。夏夫人不覺呆了。一句話也說不出。好半晌。這纔無精打采道。如今夫人預備好了麼。我道。夫人至少也須整理。今兒這一天。萬不想恁地快速。麗查道。爲因性急。要緊。實不曾預備。整理什麼。但夫人遠道而來。未免過於勞頓。恰好舍妹姑娘在著。請在小莊歇息。游玩兩三天。再行回府。如何。夏夫人躊躇著道。我一人怎能平白叨擾。住在貴莊。自該一同和夫人前去。正說著。外邊家人稟報。馬車已備好了。賓主兩箇。隨即一同出外。咦。麗查意想不到。見福華斯早已坐在車沿上。手執馬鞭。等候多時。喊道。噯呀。你已出來了。麼。福華斯道。唔。家人願跟夫人前去。隨時伺候。雖則家人不能辦什麼事。却懇求夫人索性帶家人一同到那地方去。麗查問道。怎麼那地方。可是西伯利亞麼。福華斯道。是麗查。像你那樣。上了年紀的人。能走那樣遠道兒麼。那是斷斷使不得。福華斯不服道。啊呀。家人雖死。也算不得什麼大事。再者爲了主人。任是死也不怨說罷。揮出幾點老淚。哭泣起來。麗查也不

再說。隨和夏夫人同上了車。看官可知此番出門。麗查心裏尤其比往時不安不快。人雖在俄京左右。魂靈兒早已飛往西伯利亞。去看守他丈夫的病。咧一路無話。及至到得京城。第一先到伯母柯夫人邸中。如今柯夫人憐愛麗查心腸。更比先前加上幾倍。一見麗查。就握住他的手。道我實在見了你敬愛得很。果然能不辱君命。盡那閨門婦女之道。如今我什麼話也沒得說。只說偷然我柯家親屬之中。有像你這樣好女子。真是俺柯家歷代祖宗的光彩。以後萬一姪兒不懂事。依然有什麼不遂你意的事情。我立誓一生不許他再入我家門。限麗查道。伯母話也說得太過……說著。早是暗暗流淚。暗想伯母居然能知道我的心腸。懂得我的情意。我這兩年辛苦。雖則終不能得人報酬。也算得沒有餘憾。當下柯夫人遂問麗查意見如何。麗查說願入宮奏明皇上。求陛下施恩。柯夫人自然道好。准備他前去。這也不必細表。果然麗查一經奏懇之後。竟蒙皇上哀憐。特旨准許。又召見柯夫人進宮。將這事傳旨於他。柯夫人隨後又奏說麗查願親自捧了赦免的詔勅。前往西伯利亞傳宣。

皇帝聽了也又驚又怕驚的是麗查有如此肝膽識見怕的是麗查女流沿途遭遇艱危更暗暗稱讚他勇毅精神真是男兒也不及當下王言綸特下諭旨命麗查一路須得小心麗查領旨恭謝出去柯夫人也謝過天恩優渥這纔下殿而退回到家裏急忙將聖旨展開給愛蓮看愛蓮感激到了極處又不禁嗚咽一番那時已是初冬天氣自從頭一天晚間那雪花已霏霏的灑撲下來麗查坐在火爐一旁獨自凝思冥想忽地立起身來對柯夫人道姪婦今晚就要動身？柯夫人道今晚？這時候？一面吃驚一面看著麗查的臉麗查又道這事須早一刻好一刻柯夫人依然低頭細想一會道恁地麼既如此你簡直就去便了但則道路既險雪又下得大那樣長遠道兒真是處處都要留神想必神主定然暗中呵護你使你一路安甯不受苦難我也自然放心麗查道伯母既然答應姪婦立刻……柯夫人接著道你只牢記我話便了麗查於是起來喚過福華斯還要向他阻止無奈他再三不依定要跟去麗查也只得答應主僕二人當即趕忙收拾行李整頓旅裝可憐一箇是繡

閣嬌娃一箇是風前殘燭。不管生死存亡。要去找他丈夫家。主當夜冒著黑魃魃的寒宵。衝著忒楞楞的風雪。坐一輛忒雷架。指著那冰天雪窖沙漠無垠的西伯利亞。而去。他們戴月披霜。不分晝夜。兼程前進。或是在風雪迷漫之中。失了路途。或是過高山峻嶺之上。覆了車輛。又或是被虎狼追趕。前來嚇碎了心膽。飢寒交迫。沒處躲藏。涕淚成冰。毫無暖氣。纔過了漠野。又經過河邊。真是送一艱。又迎一難。去一辛。又來一苦。如此接連。走上數十餘天。有一天正走上一座高山。遠望那雪堆得山陰漫空。潔白也分不出青黃赤黑。再看樹陰叢裏。隱隱掩著。像是茅屋草房。當即驅著忒雷架。向那邊駛去。到得近前。見是兩三間小屋。這箇所在。原來從前有三箇武官。充軍經過這裏。死了葬屍之處。麗查眼見了這般景色。怎能不觸景生起情來。想西伯利亞患病那幾箇人。不知到底怎樣。啊。喲。天哪。莫要病重變了。臨危麼。莫是三箇同伴。一齊送命了。麼。還是三箇之中。有一兩箇。九死一生。逃得性命。麼。倘或他們有箇差錯。我這萬里奔波。圖著什麼來。我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樂趣。恁地一想。魂靈兒出。

了。那裏還像似生人。早已悲哀得比死也難受。這且不必細表。這一天，幸喜到了。主僕兩箇，先投本地該管的警察衙門，報明緣故，并取出聖旨來看。警察官見來的，是赦回特旨，非比尋常，倒也很爲優待。隨領導他們到一間配罪囚住的小房子裏。幸喜三箇人都沒有變故。獨有柯伯爵害的病最爲沈重，只差不曾送命。當下麗查一直進了他的病房，一看，乃是一間低而又小的木屋，鋪著亞洲製造的白毡毯。從前寄送來的裝飾什物，也都安排在此。心想果然不負我一番誠心，已是暗地歡喜。再覆一看，只見一間牀榻，蓋著皮氈，下面橫躺著五七天發燒不省人事的柯列基伯爵。傍邊還有一箇，也是病容消瘦，毫無人色的李召夫。麗查一見這副形容，早是眼睛也發了眩魂靈也出了舍，爲我獲了罪譴的這一夥人都幾乎將殘生送在此地。李召夫出於意外，見外邊入來一位貴婦人，一時那裏辨得出是麗查。只見他和從前紅茶館暗室裏驚皇的處女，像是大換了模樣一般。連那容貌體態都變得全不認識。因此陡然見他，簡直道是別人。再不想就是兩年前的霍麗查。又加李召

夫先前本不曾看清他的面貌。如今害他們犯罪的原告。忽然無故尋蹤而來。更是夢也做不到。只道是什麼本州官的夫人啊。或是旅居的貴婦啊。不能不上前寒暄行禮。隨即勉強掙扎沒力的身體。對著麗查請問姓名。麗查答道。嚶。伯爵忘了不相識麼。我是柯列基家的麗查。李召夫惘然如有所失。這纔低下頭去。意欲再支撐起來。誰知困憊萬分。支持不住。仆的望後仰倒了。麗查趕過去。將他扶起。攙在椅上。李召夫動彈不得。惟有捧著麗查的手。接了一箇吻。聊表敬意。好一會。纔囁嚅道。夫人怎的到這箇所在來。這不是千萬意想不到麼。麗查道。我帶著列位好消息來的。李召夫道。好消息！俺們命運到得這步田地。怎禁得聽見好消息的話。我是心頭肉也跳起來了。怎麼。怎麼。究竟是什麼事。麗查自從到得這裏。見他們都存活在世。早將一件最大心事撇上雲霄。如今又聽見李召夫白氣。又探出從前欺侮污辱他的。斷不是李召夫那人。正要將話回答。忽聽外邊像是有人走了過來。略等一等。果然薩開那子爵。手裏扶著拐杖。也是一蹶一拐的。蹣跚了進來。原來第一當先害疫的。是柯

列基。若是李召夫薩開那兩人。不致傳染。大家照顧幫助起來。他的病也早愈了。無奈柯列基躺倒時候。李薩二人。不久先後都病在牀褥。誰也不能照料他。一天一天。病勢只有加重。如今他兩人的熱都已退了。雖沒復原。但因情義深厚。却每天過來看護柯列基。薩開那進來之後。先開口道。這這夫人。你來得好咧。這時候。偌大的雪。那道路。誰也不能行走。夫人。女流。怎得迢迢遠出。這義心勇氣。真叫人。不勝敬服。李召夫接著道。夫人纔說。不知帶了俺們什麼好消息來著咧。薩開那驚道。好消息。那是怎麼說。難不成俺們能夠赦回歐羅巴那邊去麼。麗查隨在一箇皮鞞裏。取出皇帝親自署名的赦詔。交與李召夫。李召夫打開一看。倒並不歡喜。陡然一口氣逼上心來。仆的跌倒在地。已是斷了氣。旁邊兩人。連忙聲聲叫喚。好一會。纔甦醒過來。張開眼睛。看著薩開那道。老兄。特赦的恩詔。下了。薩開那道。哦哦。俺們蒙恩特赦。麼。當真當真。李召夫道。當真咧。老哥哥。可喜啊！薩開那道。可喜麼。老兄。倘然不真。可不好。李召夫道。什麼話。這還怕不真嗎。當下兩人對著麗查。真如天使一般。拜謝。箇不

了。那時柯列基正在發熱。嘴裏直說著胡話。昏昏沈沈。一點不知。後因實在氣悶。不過大聲叫喚。好不難受。麗查忙走近榻旁。就彎腰動手。撫摩按切。起先李薩兩箇原是來照料柯列基。如今見麗查來了。早已放了一萬箇心。暫且辭了。麗查分別回到自己屋裏去歇息。

第二十二回 遇恩

麗查和福華斯兩人自從這一天起。刻刻不離的在病人旁邊。用心也用到極處。勞力也勞到極處。任是通日通夜不睡。也不曾覺得倦勞。因此上柯列基病勢自然一天一天漸漸輕減。但麗查又怕他心地清醒之後。知道自己來到這裏。又要驚嚇起來。所以常常躲避。一旁不使他猝然看見。這一天柯列基神氣明白了些。見李薩二人坐在榻旁。慢慢的問道。老兄們。還活在世上麼。李召夫道。你比俺們更來得利害。如今性命都是拾得來的。俺們還愛惜什麼呢。當下又略爲談論些別話。這天晚上。大家都吃麗查帶來的牛肉汁。正在吃著。薩開那說道。這牛肉汁麼。我是全仗著

他的蔭庇。纔全活了性命。老兄。須得省儉著吃咧。柯列基道。我發燒時。不斷的做著夢。有時自己知道做夢。有時清醒想來。却又不然……李召夫問道。你說什麼話。啊。柯列基道。呀。家裏的福華斯。我心裏總道。他日夜在我身旁。看護著我。今兒早晨也覺著他在這裏。咧。薩開那。不覺失笑道。真真傻子啊。不必說。人生果然是夢！柯列基道。夢嗎。李召夫也笑起來道。若不是夢。却待怎樣。柯列基道。怎麼是夢。可也沒法。薩開那道。正是夢。却是沒法。這話真正不錯。但有一層。若是真情實事。不是做夢。却便怎樣呢。柯列基道。那麼。天下還有那樣歡喜的事麼。……原來他三人說話時。遠遠來的家人福華斯。正隔著板壁。在外面聽著。及至聽到這裏。暗想。這時候正好入去麼。入去麼。彎著身子。望裏邊偷窺。却好薩開那。拿手招他。隨即輕輕走了。入來。靜悄悄。到柯列基牀前立定。柯列基聽見人腳步聲音。自然回過頭來。看看。只見日來夢裏見著的人。又兀的立在面前。那時真是說不出的驚喜。惟有定了眼睛發了痴呆。一句話也不說。看了好久。仍然疑心不信。問道。噯。福華斯嗎！福華斯

答道。唔。主人！柯列基又道。哦。哦。福華斯啊！福華斯不能再答。早是伏在牀沿。失聲掩泣。又一把抱住他主人肩頭。不知怎樣纔好。柯列基見這情形。也不覺流下幾點淚來。但則心裏已是說不出的歡喜。但想他一箇人斷不能獨自前來。料必定有什麼就便的同伴。忽然又轉一念。想莫是有人特命他來麼。既有人命他來。那人也。不致叫他獨自上這條遠路。想到這裏。雖有些兒明白。但却不好驟然探問。就此暫且按住。有一天早晨醒來。只見枕外小桌子上。有許久不見。婦女們用的手帕。放著。很爲奇怪。直望著看。可巧福華斯闖進來。連忙掉過頭去。只做不見。暗想。難道這是福華斯帶來的不成。已料到定有人隱避著。不會出來見我。及至福華斯出去。又聽得隔房有唧唧噥噥細語之聲。到了近午時分。李召夫來了。柯列基耐不住。向他探問道。老哥。福華斯怎樣來到此地。李召夫答道。依然坐了忒雷架來咧。柯列基道。我不是問的那箇。只問他爲什麼緣故來的。李召夫道。因爲你害了大病。怕有短長。這纔來啊。柯列基道。家伯母也來嗎。李召夫答沒有。又問他自己要來麼。答也不

是。又問既如此。却是怎的呢！說著。心裏早有些憤恨焦急。現到臉上來。嗓子裏隱隱帶著發恨的聲音。李召夫道。我不知內中原因。但却似有人一同來的。那時柯列基眼光一閃。又看見火爐上安著一隻花籃。上面配繫著許多花朵。精緻嬌豔。非常也。斷不是男子漢做得出的。忙又喊李召夫。李召夫應道。什麼事。柯列基道。那花籃是誰繫的。李召夫答唔唔。那箇！柯列基又道。福華斯料不能這箇。你也是如此。薩開那更不消說。李召夫道。哦哦。不消說麼。柯列基道。那籃裏花都開了麼。在這西伯利亞。可算得珍奇寶貝。咧。李召夫道。委實近來忽然出了寶貝。柯列基又道。到底是誰同來。你們什麼也不要隱瞞。我那不好麼。李召夫道。不敢隱瞞……恁地時。我老實說罷。柯列基道。該當如此。李召夫道。老實告訴你。有人爲了俺們帶著無上的福音來咧。柯列基道。俺們的福音？除了埋葬俺們在西伯利亞的福音以外。還有福音嗎？李召夫聽了。很觸忌諱。背過臉去。唾了一口唾沫。又轉過來道。有那樣事麼。你但想著福華斯是忠心誠實的人。別的也不在心裏。却不道更有加幾倍忠心。

誠實之人扶助衛護著。你如今所說那人帶來的福音。我告訴了你。你可不要驚嚇。啊啊。好麼。你須不驚嚇纔得。柯列基道。驚嚇什麼。李召夫道。好。所說福音並非別的。待你病痛好了之後。俺們隨便什麼時候也能夠回聖彼得堡去。柯列基不覺冷笑道。這話打那裏來的。你當真有那樣安心樂意。想得穩麼。李召夫道。安心樂意？難道光是我安心樂意麼。我雖是安心樂意。內中也須有箇緣由。若是有了可以安心樂意的緣由。我不安心樂意。恰待怎樣。難不成依舊對你啼哭悲傷麼。柯列基道。這話怎講。我直一點也不解。李召夫道。既然不解。我自必對你說。你可不要聽差了。今番陛下下了恩命。將俺們召回聖彼得堡。你聽清楚麼。柯列基道。哦哦。如此說來。蒙皇上恩赦麼。李召夫道。可不是咧。柯列基這一歡喜。那還了得。喜極了。又過於悲傷。痛定思痛。一口氣擠住了。嗓子。眼睛一翻。也幾乎絕了氣。和那天李召夫一樣。李召夫大大著了急。連忙喊道。夫人。請你過來。快些。快些。麗查本在隔壁聽得很有趣。味忽聽。李召夫怪聲怪氣的喊。不知什麼原因。驚慌著。三脚兩步跑了過來。柯列基

已漸漸回復了氣。張開眼睛。一眼光。睜到麗查。問道。陛下。下了恩詔。特赦俺們。可是你奉了使命來。麼。麗查低了頭。顫著聲氣。答道。是。妾奉了陛下使命而來。柯列基道。今番恩詔。是那一位籲求得來呢。可是伯母麼。麗查聽了這話。登時變了臉色。什麼話也不答。李召夫在旁。倒很為不安。說道。你莫說罷。別的誰也不會籲求。老實對你說。全然是這位夫人的大力。你想那麼大的恩典。別人誰肯出力去做。任是出力也須不容易。允准不但這般。你瞧這樣嬌弱的年輕女流。冒著那樣大雪。千萬里迢迢。遠路一直趕到西伯利亞來。那艱難辛苦。你估量估量。是什麼模樣。再想他身上。受著那些艱難辛苦。心裏又懷著千萬重憂慮悲哀。任是我也要淒惻下淚。你且仔細想一想。柯列基近來。聞知麗查行爲。不愧做伯爵夫人節操品行。心裏已是記著不忘。如今又面見他儀容態度。更覺他節操品行。名不虛傳。將那從前福華斯和愛蓮來信所說的話。益發相信。毫無疑慮。但因自己受了這許久的罪罰。仇敵的心念。總覺比恩義的心念。來得深些。隨道。哦。恁地麼。那樣厚意深情。真算難得。我自是感戴。

不已。但還有可怕的是夫人的手段。如今可算得實在報了你的大讐了。從今以後必然心滿意足了。柯列基說了這話以後就不言語。停了一會麗查無精打采悄悄地依舊走了出去。李召夫也覺得很爲沒趣。突然喊道。柯列基。柯列基聽了。回過朦朧臉面來問道。怎麼。李召夫道。你實是不好。方纔你所說的是怎麼講。任是我旁觀的人聽了也十二分不自在也。替人代爲不平。第一層你是正直之人。道不得這幾句言語之間傷了你自己。陰德按著夫人那樣的品行。却博你這幾句無禮暴言。那不是俺們大夥兒的羞恥麼。柯列基道。哎呀。我並不覺著什麼暴言。我只覺對他說那話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李召夫道。你的話真正可怪。越說越奇了。你腔子裏存了那樣心腸。總是不了。我知你握定心想厭惡你夫人的。那就是俗語所說先入爲主之故。因此總抹煞他的好處。差不多一生誤會到底。但只我和薩開那却全虧夫人感激他的大德。再也不能忘記。據我看來。你是當局的人。不覺自家人的好處。但常言道得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咱們一夥兒患難之交。都是披肝瀝膽說話。難道將

那。不。吉。不。利。的。事。前。來。勸。導。於。你。不。成。總。之。他。既。是。皇。帝。陛。下。欽。賜。的。伯。爵。夫。人。自。然。有。伯。爵。夫。人。的。體。裁。聲。價。你。不。論。如。何。總。該。解。釋。前。嫌。成。就。夫。人。素。志。這。些。話。就。是。我。一。片。熱。心。勸。導。於。你。的。柯。列。基。道。呀。呀。煩。勞。你。了。但。你。雖。是。恁。地。說。得。好。我。却。又。有。我。的。見。解。存。心。李。召。夫。道。你。不。知。道。你。那。見。解。不。好。咧。若。說。你。對。著。他。結。了。不。能。解。釋。的。怨。恨。可。知。咱。們。三。箇。不。分。甲。乙。高。低。都。是。爲。了。他。纔。受。這。莫。大。的。嚴。刑。重。罪。啊。……柯。列。基。聽。著。覺。得。很。爲。厭。煩。又。翻。過。身。去。朝。著。裏。面。不。言。不。語。李。召。夫。也。有。些。動。了。氣。略。略。高。聲。道。柯。列。基。！柯。列。基。依。然。不。答。李。召。夫。又。道。噲。柯。列。基。柯。列。基。！柯。列。基。勉。強。答。道。這。會。兒。我。要。睡。了。我。要。睡。了。李。召。夫。攔。阻。道。睡。不。得。睡。不。得。柯。列。基。道。任。是。睡。不。得。也。要。睡。李。召。夫。道。任。是。要。睡。也。須。起。來。柯。列。基。道。啊。喲。我。頭。發。了。疼。今。天。求。你。恕。免。了。罷。李。召。夫。到。得。這。時。難。以。再。向。他。纏。擾。沒。有。法。子。只。得。閉。口。不。言。那。時。福。華。斯。走。了。進。來。輪。替。看。護。李。召。夫。隨。卽。走。了。出。去。這。裏。柯。列。基。只。覺。萬。感。攢。胸。安。謐。不。得。不。知。幾。百。回。輾。轉。反。側。原。來。他。心。裏。最。煩。想。念。的。却。並。非。因。

爲他受盡千辛萬苦傷心慘目的麗查乃是因如今得能回返故鄉做了自由自在之身。禁不住欣欣歡喜想了一會模糊著睡熟了。也不知是什麼時光到得一忽醒來。只見蠟燭光華照耀屋內。桌子上已擺列著晚餐。仔細一看安著四副碗筯暗想該是三人怎得有四箇人正在想著。兩箇至友走了入來。薩開那直走到榻前立定。說道夫人哪他定不肯和俺們一同吃飯。究是你對著夫人款待得不合失了禮節。我有好些話還要對你講。如今一時却說不了。只得緩緩再談。但你總須好好和夫人殷勤款待。快些請他過來。一同歡歡喜喜的。要不然你未免太不近情。柯列基先前見李召夫嘵嘵不已。如今又來了。薩開那刺刺不休。陡然心頭怒氣猶如火焚一般。似乎咬牙切齒的道。怎麼殷勤款待！福華斯你前往那邊領了……薩開那歎氣道。噯。你莫那樣說罷！薩開那縐著眉梢。蹙著眼睛。還要勸阻。柯列基出於無奈。又改口對福華斯道。請夫人到這邊來用膳。你只恁地說便了。福華斯領命而去。

第二十三回 返環

不一會果然同了麗查前來。隨卽和李薩二人一同坐上合桌。柯列基吃食不下。依然躺在牀上。這纔臉面向外。直細細看著麗查的舉止行動。麗查雖則吃飯却低著頭。好似無限含羞。又如戰戰兢兢。只十二分謹慎著。李薩二人也擺起極莊重的容貌。態度乃是恭敬。伯爵夫人的意思。但遇著和麗查講話。麗查十句之中。不過應答那麼兩三句。一看便知是因不能得丈夫的歡。所以格外小心翼翼。地柯列基見了這箇模樣。也自不能生那憎惡之念。那心反倒一動。覺得麗查如花美麗。如柳可憐。如棠可愛。及至飯畢。麗查又和李薩兩人行箇半禮。便自走了出去。李召夫開口道。怎麼樣呢。你實在可怕。你瞧他容貌。瞧他談論。以及那體態。怎麼樣。哪別的我。不敢說。但論他品格。不已是完全無缺的婦人麼。你到這田地。還要嫌惡他麼。俺們正羨慕你的幸福。咧。柯列基直沈默著不言。接著薩開那又道。果然哪。若說俺們遭遇這樣命運。却難說不是由於夫人而來。但罪孽總是俺們自己犯的。到得今天。我仔細思量。夫人的精神心腸。我全然知道。因此俺們受這刑罰。我絲毫也不怨恨夫人。自

從來到這裏。月月承他厚意。寄送銀錢什物。給俺們吃用。今番又遇著恩赦。夫人替俺們盡心盡力之處。真也算得非常。雖則俺們家財抄沒了。被他享用。但照如今模樣。簡直是替俺們監管經營。比俺們自己料理。還要穩妥幾倍。況且他又說將來全然歸還俺們。爲人做到恁地。俺們還能發恨他麼。柯列基仍是一言不發。他兩箇你一句。我一句。幾乎說得舌爛脣焦。誰知柯列基起先既有了怨恨心腸。後來一霎時簡直不容易翻悔。惡意變成好意。他任是李薩二人怎樣解說。總覺和頑石一樣。不能點頭。嘴裏不言。心裏依舊是氣憤憤地。到了夜深。兩人只好各自回去。柯列基獨自一箇。靜悄悄倚枕而眠。不知還在想什麼心事。忽然又進來了福華斯。照往日一般預備鋪陳。睡在主人榻前地下。以便就近伺候。只聽柯列基叫道。福華斯。福華斯。應道。唔。主人又睡醒了麼。柯列基道。你且慢些睡。將夫人歷來情事。細細對我數說一番。福華斯道。呔。說什麼呢。柯列基道。第一件。我要聽的就是愛蓮姑娘那件事。那事究竟怎樣辦理的。福華斯答應著。隨將麗查替他辦理情形。原原本本說來。末後

又道。恁地這件事。從頭至尾。全然是夫人一手經理。不煩第二箇人。家人別的不
說。只看夫人做事。那一股勇毅的氣概。真是使家人喫驚。任是有力量的男子。也萬
萬不及主人看了。總能知道。也毋須家人多言。自從到得這裏。日夜不息的看護。主
人身體一天十二箇時辰。總沒有合眼的時候。家人有句大膽的話。主人到今。身體
復了本原也。全是夫人醫治料理之力。此外主人不在家中。夫人將家事般般整理。
鉅細不遺。家人也毋須絮說。只待主人回邸之後。看了樣樣安排模樣。自然知道。至
於夫人每天行動舉止。家人害怕。不敢直言。主人到得家中。請細細探問。愛蓮姑娘
便了。柯列基聽罷。福華斯所說。好半晌。仍是無言。一會纔道。福華斯。我想怎麼斷沒
有不能離婚的事。啊。福華斯驚道。咦。主人怎樣……柯列基道。我要和他離婚。福
華斯更大驚道。離婚。論主人。怎麼。不論如何。主人也不……不……不能……
……任心使氣。啊。說著。早已是涕淚滂沱。神魂飛越。不覺擡頭望著主人。臉面道。主人
說這話。也不似平素的主人。任是無心。也說不到與夫人離婚的話。噯。爲著什麼事。

呢。福華斯一面說一面那淚珠兒如潮水般淌了下來。柯列基反似不懂問道。怎麼你要苦得那樣啊。福華斯道。唉。家人忍不住哭泣。主人想出那樣不仁不義無情無理的事。請估量估量。夫人胸中該是怎樣。是啊。不知要怎樣哭泣。不知要怎樣灰心。咧。柯列基沒話回答。總是一團不高興罷了。福華斯又端容正色道。主人害病利害時候。想必什麼事也不知道。家人方纔說過。主人的性命遇救。全然是夫人之力。挽回過來。夫人到的時候。已在主人病的第六天。前後在主人枕邊服侍看守。共是十五天。從不曾片刻離主人身旁。貪些兒安樂。自從前往科馬利奴時候。就一天到晚。不斷的焦急可憐。疲勞過度。已是憔悴不堪。到得這裏。又受了路途中無數折磨。辛苦更加幾倍。苦難近來看他。血色簡直和病人一樣。難道主人眼睛看不出來麼。倘然不是夫人來了。怕主人至今是吉是凶。難以預料。咧。柯列基道。哦。哦。恁地甚好。我明白了。福華斯道。主人明白了麼。柯列基道。懂了。懂了。嚶。我乏得很。要睡了。福華斯道。主人既是困倦。請睡罷。隨即過去。將主人衾被蓋好。自己也安頓睡下。自從

這天以後。每逢喫飯時候。麗查就對著丈夫面前吃。如此好幾天。柯列基也有些馴熟了。更加麗查謹慎恭敬。沒有不如丈夫心意的所在。坐在柯列基旁邊。猶如一朶解語花兒。柯列基自然神怡心爽。那病益發好得快。如今已能離開牀蓐。暫時坐上靠椅。李召夫薩開那兩人。見他逐漸好了。自是放了心。也不便常時過來攪擾。因此反找到別處去隨喜游玩。這裏一天到晚。看守柯列基的。就只麗查和福華斯兩人。輪流替換。有時候。或是半天。或是一晚。他夫婦兩人靜悄悄坐在一屋裏。並沒第三箇人。外面是北風凜冽。大雪飛揚。夜景寥寂。又夾著豺狼呼吼之聲。那一股荒涼淒切情形。真是描畫不出。裏邊是一檠燈火。照著人影。闇淡無光。麗查却坐在燈下。靜心屏氣的針黹。做活。柯列基處著這種境地。心裏無端起了感慨。任是不和麗查親愛。須也不能再起憎惡之心。總之麗查的幽嫻。麗查的可憐。麗查的美麗。一天一天。使柯列基心意和平。由疏而親。由遠而近。有一天晚間。夜已深了。寒風砭骨。冷氣裂肌。麗查照樣不肯去睡。柯列基倒覺過意不去。但又不好出言勸他。故意尋出些話。

頭問道。夫人。你來了這多天。怎麼不能將愛蓮的事說與我聽麼。麗查聽見這話。猶如奉了鈞天恩詔。又如遇見空谷足音。心裏不知怎樣歡悅。隨將愛蓮的情形。細細對他數說。又將愛蓮和他。目下怎樣要好。並在科馬利奴經營生活的模樣。一概說得分明。柯列基這纔能得了些麗查的實情。真相暗想。恁地時到底沒有使我憎惡的。所在過了五六天之後。柯列基已能出房散步。適值天氣很好。太陽光很和暖。就踏著殘雪。往訪那兩箇至友。回來又到麗查住的屋裏。原來麗查因久於疲困。積下勞傷。身體有些不快。已養息兩日了。這天意想不到見他。丈夫跛了。入來慌忙跳下榻。牀殷勤迎接。先向他祝賀。身體安康。柯列基坐定之後。屢屢提起他命運的話。麗查反倒打岔。避開不願談講。那些事。只聽柯列基問道。得了。咱們不久該離了此地麼。麗查答道。是啊。只待伯爵身體全然復原。然後再安排起來。緩緩地整備上路。就好。柯列基道。近來夫人身體不好。這早晚可怎麼樣啊。麗查道。呀。難得伯爵好意。我並沒什麼別的病。症。柯列基道。但則臉色總不好看。麗查道。原來恁地麼。說著不禁。

低首含羞將手去撫摩自己的髻。那時忽見有金晃晃一道光亮閃過眼前。柯列基仔細一認，乃是結婚時贈他的指環。眼睛剛纔刮到，陡的就現了不快的氣色。却姑且默然不言，停了一會道：「夫人，今番回家之後，你的意見怎樣啊？我很願意你說給我聽聽。」麗查遲疑半晌，纔道：「我回去之後，意欲遷居鄉村度這殘生。柯列基出於意外，暗暗喫了一驚，咕嚕道：『鄉村裏度過殘生？』麗查道：『是柯列基也不說下去，却低著頭不知想什麼。』麗查又道：『這些事我本要早對伯爵說，只因伯爵病不曾大好，因此至今按住不曾出口。如今幸得下問，正好告訴伯爵。』第一層，凡是柯家的財產，我一概查核過了一款一款的，細細記在簿上，請伯爵查看，便是說著袖子裏掏出一本帳簿來，遞給柯列基。柯列基不曾接受，却問道：『這是什麼？』麗查道：『伯爵家裏財產的帳簿。柯列基又詫道：『我的財產？我沒有那樣東西。』麗查道：『伯爵原想不到有這東西，但我凡是柯家之物，都好好保管著，待將來我往鄉村之後，伯爵須得自己監管料理。倘然我沒有明明白白的交代，伯爵打那裏辦起，因此備下這本冊子。」

放在伯爵手邊以後自然不致含糊錯失了。柯列基道：「哎呀，那箇夫人鬧錯主意了。所說俺柯家的財產早已屬了夫人那一切利權，全然是夫人所有，任是留下帳簿也須不容我干預查看。我倘然查看就犯了違背聖旨的罪。」柯列基說著並不將帳簿接受過來。麗查聽他說了違背聖旨一言，也不禁沒話回答。好一會纔道：「如今還有一件事要對伯爵說……」柯列基嘴裏問什麼事，眼睛看著麗查，只見他俯首垂肩，那風情宛轉像是胸頭有說不出的難言，不知怎樣纔好。忽然陡的將手上帶著的指環褪下來，撲的放在柯列基面前。

第二十四回 圓鏡

柯列基見麗查取下指環，又是一番驚詫，莫明其故。惟有眼光來往回旋，碌碌直對著麗查的臉，和那指環看著，半晌無言。麗查這纔開口道：「這東西如今奉還伯爵，請收下了。爲是柯列基問道：「怎麼說將這箇交還與我麼？」麗查答是。柯列基又問：「這是什麼意思？」那時麗查極冷冷，又極悠悠，又極懶懶，那兩片香腮圓渦之中顯出了。

泓微笑答道。這箇毋須我說。伯爵早該比我有意在先。柯列基回答不出……

原來柯列基起先不敢收受財產冊子。如今見那指環。反倒並不推却。可知這件事。比那收回財產。違背聖旨的罪。還要加幾倍大。誰知他簡直似遺忘不覺一般。竟將那指環取在手裏。心裏反想著自己身家大爲得意。那時已是日暮黃昏。當卽辭別麗查。回到自家屋裏。上了燈火。不一刻。薩開那子爵過來訪他。坐下椅子。只見洋燈下面。照著晶光耀亮的指環。不禁問道。這東西是怎的。柯列基道。有什麼怎的。我和夫人從此斷絕了相關。這就是憑據。啊。薩開那眼睛裏起了棱角。瞋著柯列基的臉。道。呸。這是夫人的指環。麼。你打他手上搶奪來的。麼。柯列基道。什麼話。我搶奪來麼。他自己還我的。啊。薩開那道。如此。你竟收受麼。柯列基道。不收。受却待怎樣。薩開那道。如此。可是和夫人離婚麼。柯列基道。他如此。正好。我起初不就。心裏十分不願嗎。今天公然當面取回了。憑據。免得日後多言。看官聽柯列基口氣。簡直和脫一件舊布衫一般。輕輕藐藐。很爲容易。薩開那發了呆。無可奈何。也沒話辯駁。將兩條胳膊。

靠在桌上。沈吟一會。又歎息一番。纔道。噯。真是天下第一等沒情的人！那樣的夫人爲何要中途拋棄。啊。常言道得好。明珠入猪肚。如今當真眼見了柯列基勃然作色道。怎麼入猪肚！猪是誰人。薩開那道。誰人誰知道來。但不過有這句諺語罷了。凡人所得的物件太過了。分他不解。那物件價值就和猪一般。猪吃的東西。該是污穢殘食等類。那能當得起真珠。如今我並不替猪可憐。只可憐那投入猪肚的真珠。無故遭那大劫。柯列基道。啊啊。你可是想要那真珠麼。薩開那詫異道。怎麼說。柯列基道。既想要他。我簡直奉送。不論什麼時候。任便取去便了。薩開那道。那不奇麼。我什麼時候會說想要的話來。柯列基道。任是說。任是不說。那都不管。總之相好至友。和毛族動物一般。什麼也可通融。你既說那女子能和真珠比喻。你的見識自必不錯。任是口說不要。可見心裏定然要的。薩開那道。這樣沒有分曉不通世故的人。我實在出於意外。我對著你的夫人。講什麼識見不識見。我斷沒有想要的心腸。但……老兄。你好好聽著。你和那樣婦人結婚。却耽著十二分光榮的聲譽。倘然我有

得那真珠的權利。噯。任是拚捨性命也定然要獲他到手。著啊。我却想得那樣貴重。咧。柯列基依然抱著憤憤不平意思道。好。你說我是豬。我做豬也罷。我做了豬。已十分心滿意足。別的一切。都請老哥們管理了罷。薩開那道。不是恁地。你且再細細思想一番。哪。這箇須不但爲了你。也不但爲了柯家一們。乃是爲的歷代祖宗傳下的親族。柯列基道。你原來不懂。那女子和俺家有那樣重大干繫。任是他怎樣好。我能當他是堂堂伯爵夫人。公然和他聯袂握手出外。麼。薩開那道。沒有那樣干繫。却待怎樣。究竟你……話猶未了。柯列基大聲接道。恁地好好。！說著。陡的立起身來。怫然走了出去。按下不表。且說麗查還了指環之後。立意不願和柯列基見面。有時。柯列基前去看他。他也推託不見。這一下子。柯列基反倒爲難起來。覺得麗查不在面前。很爲沒趣。這箇心想。一起不想把從前一生不忘的憎嫌怨恨都消滅了。大有雲開見月景象。把箇可憎可嫌的麗查。翻做可敬可愛。有一天李召夫向他戲問道。你近來對著麗查大變了模樣了。這是怎麼說。柯列基道。怎麼樣變呢。李召夫道。

變成愛憐了。柯列基道：有那樣事麼！李召夫道：能有那樣事最好，要不然反不好。咧！柯列基道：我斷沒那些事！柯列基不好意思，只得裝做若無其事。李召夫知道他心意，也只得閉口不言，却暗地和薩開那談論。兩人代爲竊喜，且說柯列基又過了幾時，病體全然好了，已和往常一般。又因麗查往京城設法匯寄的川貨也寄到了，於是準備第二天動車回鄉。這一天大家裝束齊全，因爲即日要離此地，雖則久居異域，倒也有些依依不捨之情。三個人坐著馬車，往近處有景緻的所在游玩一遍。那時他們同坐車中，胸中爽朗快活，真是言語不能形容。李召夫對柯列基道：今天的景致格外比往常好，在京城裏到底沒這樣清靜幽雅。柯列基道：能得長見好嗎？薩開那接著道：住久之後，任是這裏也和京城一般，簡直有些不忍捨棄的感慨。李召夫道：是啊，是啊。及至回到京城，想起從前事來，都如夢寐，咧！什麼仇，什麼恨，一些也沒有，噯，好一番閱歷啊！薩開那道：正是，李召夫兄的話有禮。李召夫又道：柯列基伯爵閣下，却是如何？柯列基道：或者是那樣，也未可知。薩開那道：或者麼！柯

列基！或者道薩開那道。或者可有趣咧。李召夫道。果然。或者乃是大大的有趣。柯列基又道。任是怎樣說都好。李召夫道。哦哦。恁地說來。明天這時候。你和麗查夫人同坐了車子。不。一同眺望這美麗景緻麼。柯列基扭捏道。我不知道。不知道！說著將頭掉了過去。薩開那不禁好笑。李召夫見了也自笑了起來。不一會當即回寓。第二天大早。聽得車夫連聲叫喚。到了上路時候了。於是大家起來。略吃點心。裝上行。李。李薩兩人同坐一輛忒雷架。福華斯跟著柯列基麗查。坐了一輛兩輪車子。曉行夜宿。指著西方歐洲趨程。前進。走上幾天。已過了烏拉大嶺。一程一程的。近了歐羅巴。俄羅斯境界。兩三天之內。就可到聖彼得堡京城。有一天早上。柯列基在車裏睡得醒來。只見麗查神色很爲疲勞。車子一路搖動顛簸。他依舊安然酣睡。那睡壓正對著自己。仔細一看。眼眶下面。還印著兩行淚痕。亮晶晶的。貼在香腮之上。唉。想必夜裏一直泣到天明。這纔困倦睡熟了。他既然曉得麗查的心事。見了這種情形。不覺眼睛也發了昏眩。索地凝一凝神。定睛向他再四端詳。不覺伸過手去。將他一手。

握住麗查。陡然驚醒。意欲起身。見丈夫握住他的手。益發驚駭不定。颼的一縮。擺脫了手。柯列基自知唐突。不禁慚媿起來。做聲不得。麗查也沒甚話說。却回過頭去。向窗外眺望。一會。柯列基道。好了。將快到了。麗查略爲頷首。答應仍不言語。柯列基又道。今番承你盛情。種種照料。我也沒有酬謝你的禮。但想你定然怨我無情。我先向你請箇罪。麗查陡然答道。哎呀。伯爵說的沒來由的話。我斷沒有怨伯爵的事情。伯爵何須多心呢。我不但傷害伯爵。聲名連伯爵遇見那樣不幸。枉受那樣刑罰。全然是我的罪過。如今只求伯爵恕宥。柯列基見他這可憐的情景。不覺著了慌。猶如萬箭穿胸。逼出許多眼淚。說道。啊啊。可怕咧！如今我纔對夫人供出從前一直隱瞞的大罪。那乘著酒興欺侮夫人的。正是我啊！麗查道。怎麼伯爵！柯列基道。我要求夫人恕宥！說著。那情分。覺得越越如海樣深。再握住麗查的手。麗查起先本也料到侮辱他的。不是李召夫。不是薩開那。多半是自己丈夫。如今又親在本人口頭聽見。這話。更起了千萬重的感慨。也有恨。也有悲。也有怨。情也有羞。恥也有歡。喜也。

有憐憫。真是七情六慾。一時齊集。心頭將臍腑攪得。歷亂矜持不定。仆的倒伏車中。那時柯列基心機忽的一轉。連忙取過時表鍊子。將那麗查交還的指環解了下來。一面將麗查全身抱起。抓過他的手指。將指環依舊替他套上。麗查不肯接受。意欲拔取下來。無奈被丈夫緊緊揪住。動彈不得。一面說道。求你恕宥了我。依舊收受罷。只求你……只求你……我已悔改。前非向你謝罪。這就是立意報答你恩情。的證據。你是我最敬最愛的妻子。終生終世也不敢拋忘了你。你也此生此世莫捨棄了我……麗查到得這時。自然沒了話說。惟有咽下一包眼淚。忍氣吞聲。就此了結。正在情意纏綿。忽聽車外人聲嘈雜。熱鬧非常。那馬也收了步。原來已到聖彼得堡停車場。李召夫和薩開那早已跳下。忒雷架出外。連連高聲喊叫道。噲。下來罷。咱們打尖吃飯罷。吃飯罷。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偵 探 小 說

簾 外 人

三角
五分

白話 一册 敘一僕人
伊烏孫設
計毒死其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菜負不白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于印
字機中推
勘得穢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間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白 巾 人

四角
五分

白話 二册 書敘澳洲某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偵者
疑甲所為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詐又得某
翁垂死認狀
案乃昭雪始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甲乃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為明白顯豁

第五百四十四號

丙午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再版

(寒 丹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原 著 者 日 本 尾 崎 紅 葉

譯 述 者 杭 縣 吳 檣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81

教育部審定 高等小學教科書

共和國書 學生用 **新圖畫** 六册

一二五
三四八
五六一角六分

共和國書 教員用 **新圖畫** 一册

每册二角
對折一角

共和國書 學生用 **新圖畫** 六册

每册八分
對折四分

學生用 **毛筆習畫帖** 六册

一二一
三四一角五分
五六二角五分

學生用 **毛筆習畫範本** 六册

一二一
三四一角五分
五六二角五分

學生用 **鉛筆畫範本** 六册

每册一角

學生用 **鉛筆習畫占** 六册

每册一角

新圖畫三種。係民國成立後新編。一切材料均屬新穎。業經教育部審定。春季始業。均適用焉。

毛筆二種。習畫帖六十幅。五六二册。係彩色畫範本六册。筆畫亦雅。又教員用一册。定價洋四角。

鉛筆二種。範本先直線。次曲線。次曲直線。並用繁簡難易。循序而進。習畫帖繪法精者